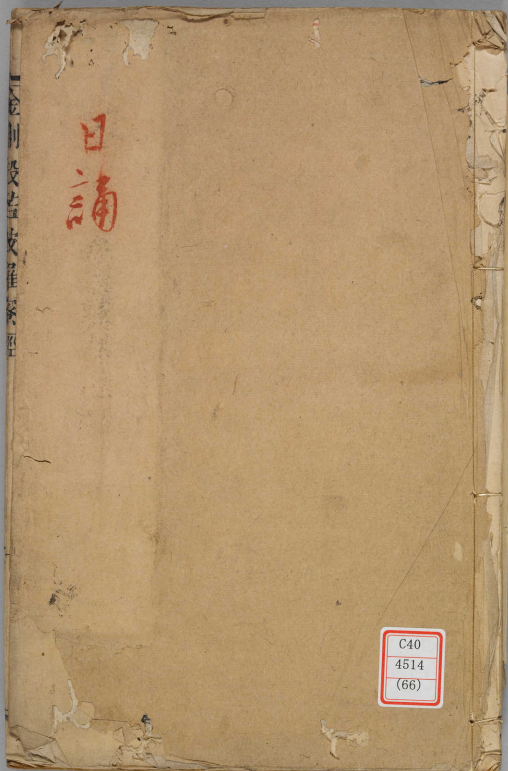




C40-4574



B 64853

念經儀式

若有人受持金剛經者。先須淨手焚香開卷。至
心念淨口業真言。淨法界真言。各三遍。然後啓
請八金剛。四菩薩名號。

淨口業真言

脩唎脩唎摩訶脩唎。脩脩唎。薩婆訶。

淨法界真言

唵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火金剛

奉請定持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般音鉢若音惹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法會因由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着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音比

被飯音反

善現啓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唯上聲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切音砌衆音宗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

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

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

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凡問不字音否凡答不字音弗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卽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差讀作資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卽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

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

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卽爲著我人衆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洹音九阿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土音杜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

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

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卽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卽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卽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卽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

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
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卽爲非住。是故佛
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
一切衆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卽
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卽非衆生。須菩提。如來
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

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卽無所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
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卽爲如來以佛智慧。
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解去聲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議功德。如是人等。卽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三分字去
聲稱量俱平聲。荷去聲。擔平聲。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

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卽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先去聲他音陀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

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卽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爲非大身。是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

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

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

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

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卽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脩

一切善法。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卽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卽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俱觀

去聲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
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卽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

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卽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卽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畢

補闕真言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佉囉佉囉。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虎囉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
訶。

閻羅天子敕取藏中補闕真言

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

斷疑生信。絕相超宗。頓忘人法。解真空。般若

味重重。四句融通。福德嘆無窮。

南無祇園會上佛菩薩

三稱

一廻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

二廻向無上佛果菩提。念念圓滿。

三廻向法界一切衆生。同生淨土。

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
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
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
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
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
羅蜜多呪。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
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金剛經持驗紀序

佛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則其中第五百七十
七卷也。中峰云。六百卷廣說般若。專爲小乘人。
融○通○陶○汰○欲○其○淨○治○心○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
露○之○味○貯○之○故○此○經○大○旨○以○無○相○無○住○無○爲○爲○
宗。重疊翻覆。隨立隨掃。極是談空。究竟不是談
空。所謂如來是真實語者。不誑語者。故又云。信
心清淨。卽生實相。如龜毛兔角。只說龜無毛。兔

無角。此語最堪破俗。只看中間無實無虛四字。世尊已自道破全經註脚矣。實處都虛。虛處都實。不生不滅。滅滅生。生塵勞法相。一刀齊斷。勇猛撇脫。直尋本來。是之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之謂金剛般若波羅蜜。然經中一邊說應住降伏。卽一邊說信心淨信。一邊說經義。卽一邊說果報。一片婆心。千般苦舌。其欲度善男子。女人。急於護念。囑付諸菩薩。其欲度一切衆

生。更急於度善男子。女人。故凡所言諸法相。如潭中雲影。雪上爪痕。空靈脫化。說無可說。獨至來世有人。於此經受持演說。乃至四句偈等。輒盛推荷。擔讚嘆希有。極口許以無量無邊福德。此語前後凡十數見。無非鼓舞五百歲以後人。一下破除諸相。親證般若。故此經者。世尊誨人不倦之書也。以衆生度衆生。以非衆生度衆生。實則衆生各各自度。我非度衆生。衆生亦不見

金剛經持驗錄
爲我度衆生故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無分相亦
無合相或謂果報之說專爲第三等人說法似
於六祖諸師高占地步將作是紀者不應以第
一第二等人待來世耶古云滿街是聖卽可云
滿塵界是佛旣云是佛何分三等爲此說者所
稱凡夫之以我爲見猶之四相未空者耳佛會
說應以某身得度者卽現某身而爲說法我今
亦不論第一第二第三等人只是有三千大千

世界千萬億受持此經者卽不難現三千大千
世界千萬億佛身而爲說法但令得聞是說歡
喜奉行是諸佛慧命不斷自然虛空落地鐵樹
夜花任搜羅增續繁辭累冊如段柯古以來諸
人不過以佛語證明佛語非另添一般說法也
佛又云我若具說人或狂亂狐疑不信今日倘
有淨信無疑之人佛將以所欲具說歡喜向其
人傾倒吐之佛固是真實語者不誑語者況此

編紀事徵信古今又何狂亂狐疑之有雖然菩薩於法應無所住寧福德相可如是住乎知無相無我卽知福德不應貪着佛非但爲諸菩薩言也請爲受持者轉一語曰佛說果報卽非果報是名果報佛說不受福德卽非不受福德是名不受福德

陽羨周克復齋沐撰



勸流通金剛經引

金剛經爲最上乘法五祖於般若六百卷中獨推此經爲見性成佛要門普勸僧俗受持自秦魏諸法師翻譯後帝王宰官以迄士庶無不奉行轉誦其持驗靈應代著明徵唐有段太常鳩異宋太宗有太平廣記近代則唐宜之中馭乘王載生新異錄冒宗起受持果報諸編莫不竭力宣揚聖鐸廣度迷津弘法施而續慧命厥功誠不朽哉集中所載因果縷縷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疾可使甦厄可使脫算可使綿名可使成嗣可使續福可使集枷杻可使自開刀鋸可使

自落。上可超拔先亡。下可消釋宿冤。陰吏鬼使不敢近。太山神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浮圖覆貯之。閻羅具金榻銀床。供奉之。更能解脫塵勞。往生淨土。冥府稱之曰續命經。功德經。其爲幽明尊禮至極。可知卽書寫誦讀功德已不可思議。如是而况能發明心地。精進受持者哉。所謂護法諸神。旣護法寶。自護闡法載寶之人。斷斷如矣。克復甫發心纂次記事。適遇同志善友共發菩提捐費助刊。冀古今衆聞見。頗竭心目之力。未能僭謂大成。較昔庶云善本。念從來諸刻多在吳中。他省尚希刊布。並生莊嚴佛土之中。未睹

法事流通之勝。豈非天壤間一缺陷事。謹告同志善信。獲見是紀。不吝廣爲刻施。或仍原本。或易新編。其見聞所及。有關持驗者。尤與續輯俾足鼓勵將來。皈依不朽。昔賢有爲勞窠圖者。勸人念佛。卒以他人念佛。往往得生淨土。乃歸功施圖之人。亦生淨土。又善過格云。能以最上乘法授人。使之因言省悟。傳一人者。當十善。十人當百善。傳大貴人。大力量大豪傑者。當千善。菟採繚梓印卷施人者。當萬善。今此般若要典。無上密諦。誠能羽翼傳播。自覺覺他。將見慧光不斷。善果同圓。八部天龍共擁琅函之軸。六塵火宅齊

開曇鉢之花謹疏短引用勸同人。

同善道人克復敬懇



凡例八則

一經文流傳久遠前後凡六譯字句不無稍殊茲一遵姚秦三藏法師原譯則諸疑可決矣

一本經三十二分相傳分自昭明太子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遵原藏本不標分數實稱融貫近多因之但標分世傳已久中峰略義亦仍彼分便誦持也

一經文貫珠聯璧驟讀不辨誰何今於世尊所說用須菩提所問用結集字用庶脉絡眉目燦然明白

一經中字音。梵與華異。一字有讀作數音。本字另讀別音者。及間有難字。俱明註。以便初學。

一紀事首敘歷朝。始自後魏。迄昭代。古今並列。方信從有據。但唐及明事頗詳。而宋元遂爾寥寥。以時無段太常唐別駕諸賢故也。善事湮沒。令名不彰。後起纂述之功。其可少乎。

一紀事先善男子。善女人。次比丘比丘尼。往刻多廣列緇屬。空門弟子。崇信佛典。分固應爾。唯俗家學道真如青蓮出污泥而不染。尤嘆希有。故集中編次爲詳。

一裨官野史。類多荒唐。風聞塗說。未堪傳信。茲集考據最嚴。凡事跡稍涉可疑。俱行刪汰。務使表章真實。足供激勸。每條下詳注所出。以昭信也。

一評論所以發明本案旨意。必言之前後。觸處醒發。則閱者心眼頓開。自然關着痛癢。卮言無當之誚。庶幾免之。

男石百拜敬述

唐書全傳抄卷之

金剛經持驗目錄

上卷

魏博士盧景裕

梁釋琰法師

隋趙文若

隋寺丞趙文昌

隋博士徐孝克

隋書生荀氏

隋邑令陸彥通

隋參軍杜之亮

隋宋國公蕭瑀

隋釋法藏

唐蘇仁欽

唐陳昭

唐刺史任義方

唐趙文信

唐大理司馬喬卿

唐陳文達

金剛持驗目錄

唐尉白仁哲

唐尉陳利賓

唐元初

唐判司王令望

唐將軍魏恂

唐王陀

唐田叅軍

唐丞李丘一

唐司馬崔文簡

唐博士吳思玄

唐縣丞呂文展

唐王虞候

唐陳哲

唐丞蘇朗

唐邑令李虛

唐吳達

唐王待制

唐邑令李惟燕

附惟王

唐孫明

唐推司楊旬

唐孫翁

唐宋叅軍

唐節度張齊丘

唐府掾陸康成

唐張國英

唐徐玘

唐王季廉

唐別駕周伯玉

唐任自信

唐太常段成式

唐節度吳少陽

唐強伯達

唐司空嚴綬

唐吳可久

唐邢行立

唐趙安

唐倪勤

唐兖州軍將

唐牙將寧勉

唐張政

唐房翥

唐竇夫人盧氏

唐烽子母

唐善化縣婆

唐何軫妻劉氏

唐康仲戚母

唐宋衍妻楊氏

唐釋明度

唐釋明濬

唐釋虔慧

唐三刀師

唐釋會宗

唐釋法正

唐釋靈幽

後續唐盧弁
唐張無是

下卷

宋宋承信

宋朱進士

宋承局周典

宋叅軍郭承恩

宋范文正公

宋馮侍御

宋司理柴注

宋華友

宋陸翁

宋李玄宗女

宋王迪功妻

宋王氏

宋蔣大士

宋釋道寧

宋釋嵩明教

宋釋清虛

元釋聰禪師

明孫廿二

明道士陳入玄

明嚴江

明周廷璋

明少保戚繼光

明馮勤

明大叅顏光祿

明周少岳

明進士陳明遠

明州守李時英

明侍中鍾復秀徐遵壽

明盛在德

明進士王泮

明縣令屠隆

明張元

明大司寇姜寶

明王公方麓

明沈濟寰

明沈公光華

明晉陵訟師

明鄒軌

明內監張愛

明范氏僕

明胡燃

明憲副項希憲

明文伯仁

明吳奕德

明邑令王立載
閬州龍義

明邵守蔡槐庭

明汪公可受

明二府文元發

明中丞王維章

明朱恭靖公

明薛少峰
吳君平

明計仲偉
高貴

明李受伯

明施嶧陽

明張守誠

明揮使朱壽增

明別駕唐時

明布政冒宗起

明庠生高季纘

明錢永明妻張氏

明劉道隆母李氏

明唐別駕姪女

明譚工部母

明濮可重妻王氏

明費氏

明釋懷林

明釋楚石

明洞庭寺僧

明釋普靜

明釋廣徹

明釋寒灰

明釋法禪

明釋周淨山

明獨目金剛尼

明尼慧貞

大清季廉虞庶顏

大清周德聞

大清王有義

歷朝金剛持驗紀卷上

荆溪周克復重朗纂

男周石訂

吳門陳濟生皇士參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初。爲國子博士。崇信釋氏。
註周易論語。族兄神禮據鄉人謀叛。逼裕同力以應。
西魏繫晉陽獄中。至心念金剛經。枷鎖自脫。齊神武
作相。特見原宥。嗟夫。人有受陽世陰司之枷鎖桎梏。
而不求脫者乎。狀眼前之恩愛枷鎖。快樂桎梏。何以
認爲性命。而不知脫。且重重糾結。而不肯脫也。大惑
不解。可悲可憐。若能等一受持如景裕。則前因後際。

一齊斷絕得大自在矣。出報應記
梁天監中有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出家。偶同寺僧。往相士家。相士謂琰曰。可惜聰明。止十八歲耳。琰聞不樂。歸請藏經殿。焚香禮佛。願賜經一卷。畢世受持。隨手於藏函內。抽得金剛經。晝夜持誦。忽一日更深。房中有五色光明。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許語琰曰。汝壽十八。當亡以真誠持大乘經。力增延矣。言訖不見。琰年踰十九。復遇相士。愕狀曰。吾師天相全消。何脩至此。琰曰。專心持念金剛經。相士曰。師壽當至九十二矣。屆期坐化。異香滿室。出金剛證果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將殮。忽縮一足。遂停。既蘇。云。被一人追入冥城。王問在生有何功德。答云。惟持金剛經。王曰。此第一功德。算雖盡。可延。又曰。諸罪更重殺生。卿每以猪羊充庖。遣使領至受苦處。北行二三里。高牆下有穴。僅可容身。從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遙濶。一城極高峻。煙火接天。黑氣溢地。備聞哀號聲。文若掩蔽耳目。叩頭求出。仍覺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見王曰。汝好啖肉。薄罰難免。索長釘五枚。釘頭及兩手足。痛楚異常。從此絕肉。持經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求救。因問驛吏。有何物

食報云。一羊甚肥嫩。視之則青特也。文若云。我不食肉。遂贖放之。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乃至死死生生。互來相啖。趙文若雖持經延算。終以嗜肉受長釘。若無此功德。則殺報輪迴。無休息矣。
出太平廣記

隋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暴卒。惟心尚煖。復活云。初死。有人引見閻羅王。王問曾作福業否。文昌答以家貧。無力營善事。惟專心持誦金剛經。王合掌讚言善哉。汝持此因果。甚大。使人引向藏內。取經。昌西行五六里。見屋數十間。甚華麗。滿貯經典。信手抽

取一卷。卽金剛經也。捧至王所。一人執卷在西。文昌東立向誦一字不遺。王大歡喜。卽放昌還。令引從南門出。見周武帝在門側房。身著三重鉗鎖。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識我否。文昌云。臣昔宿衛陛下。帝曰。卿是舊臣。還家可向隋皇帝說。吾諸罪辯了。唯滅佛法罪重。難免。望代營功德。得離地獄。昌辭行出南門。見一人在大糞坑中。頭髮上出。引人指云。此是秦將白起。寄禁於此。罪猶未了。昌既蘇。奏聞詔天下戶口錢。爲武帝轉金剛經。仍錄事狀入隋史。按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衆生。尚無所惜。寧復

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洞胸。果報亦何慘也。出法苑珠林

隋國子博士徐孝克。自少欽信釋典。經論多所解釋。陳天嘉中。除剡令。大建四年。徵秘書丞不就。遭侯景亂。鬻妻養母。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都宮省多鬼怪。孝克居之。妖變皆息。陳亡入長安。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時開皇十二年。卒年七十三。臨終念佛。室有異香。隣里驚異。史載孝克。徐陵弟。性至孝。出家改名法整。出受持果報

隋書生荀氏。居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素行韜晦。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遙望虛空。手書金剛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此地丈許。遇雨不濕。如屋覆狀。諸牧牛小兒。皆於此處避雨。至唐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人書金剛經於此。諸天設寶蓋於其上。不可汙褻。自是設欄圍。遠供養佛像。每齋日。遠近設供。誦經常聞天樂聲。震一方。按金剛般若。體同虛空。世人書經多繇福報起念。荀子向空書經。明是解空榜樣。書而無書。所謂無住相書也。證悟從虛空不可思議。議來感諸寶蓋天樂福德亦不可思。

金剛持聖記
議。出三寶感通記

隋睦彥通宰武牢邑。日持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遂投身城下。賊拔刀逼殺。前有深澗。遂躍入空中。見金剛神。以手接彥通臂。置盤石上。都無傷損。呼曰。感汝念經。故來相救。彥通還家。所接右臂。奇香累日不散。後位至方伯。一日無病。索筆書偈。沐浴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些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冒宗起曰。今日殺運相續。人命如絲。余與宜之。皆從箭鋒頭。弄弗律也。此時聞此因果者。急急發願持誦。借刀兵地獄爲解。

脫津梁。莫到沒巴鼻處。叫苦叫屈。出報應記

隋柱之亮。仁壽中。爲漢王諒府參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此厄可度。至曉。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引衆就戮。唱者俱死。惟無亮姓。各主者皆坐罰。俄以赦免。顯慶中。卒於黃州刺史。異哉。亮當引頸就戮時。忽失姓名。轉無頭之鬼。爲不壞之身。則以專誠勝口誦也。視枷鎖自脫者。更奇矣。出太平廣記

隋蕭瑀。梁武帝玄孫。入隋。爲中書令。封宋國公。女爲帝后。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因議伐高麗。忤帝旨。

與賀若弼高顯同禁欲寘於法弼八日間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弼獨蒙宥弼頗俱重罰弼因著般若靈驗十八條造三尺檀香塔貯經按唐太宗以弼好佛嘗齎繡佛一軀竝繡弼狀於像側又賜王褒所書大般若經并賜袈裟充講誦用又嘗稱弼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脇想是金剛定力出報應記

隋沙門法藏居鄜州寶室寺性淳行古開皇中在洛川縣建造寺宇變賣衣鉢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染疾昏寐中見金剛神

跪經一卷謂汝造寺寫經有罪用之罪我今授金剛經一卷果能至心書寫流通讀誦用之罪悉滅矣俄疾愈遂罄鬻所有寫經百卷修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歲正月十五日延衆念法華金剛各一七卷端坐書偈别大衆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憑空打筋斗一時緇素咸覩阿彌陀佛化身接引往生極樂按張安道寫楞伽真金山後世轉生覺爲已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爲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古人寫經願力如此又佛門中因果較世法更嚴所云磚錢不許買瓦也均之善法尚錯不得

矧不善法哉。昔靈覺寺僧寶明自云。出家之前。曾作
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
不缺。死後。冥王責之曰。卿作守時。屈理枉法。劫取民
財。雖造佛寺。非卿之力。合此案觀之。凡世自謂功德。
而竟成惡業者。多矣。寧獨造寺寫經。有_五用之罪。_{金出}

剛證果

唐武德間。長安富豪蘇仁欽。恣意宰割烹炮。被殺者。
陳訴陰司。追魂繫獄。仁欽重病。經年減算。天亡。冥王
語曰。緣爾前生修善。現世富饒。爾今恣殺業重。惡報
當償。卽令驅至刀山劍樹。欽惶怖哀告。在生雖未作

善。曾請金剛經一卷。拾與安國寺。已化僧神敬受持。
僧雖遷化。可以對證。須臾異香芬馥。一僧執經至殿。
言久。與仁欽受持。有般若功。王卽合掌放還。得再生。
因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修水陸大齋。
濟衆。忽夜夢亡父文忠曰。我爲富不仁。殺生害命。老
墮廁中。死陷地獄。因汝修功德。得生天界矣。_{出金剛}
唐武德年間。江陵人陳昭奉齋持念金剛經。累積功。_{證果}
行。有大蟒。每日在座側聽經。畢卽退。隣人力昌勇悍。
疑爲妖。擊殺之。蛇訴冥司。追攝力昌。令蛇纏身。噬嚙。
遂託夢告妻曰。蛇願聽經百卷。便可昇騰。只欠七卷。

耳。我誤殺之。今受苦厄。速請僧寫金剛經七卷。懺悔救我。妻貧甚。不能爲。有五歲男名僧護。見母悲泣。謂曰。何不賣兒救父乎。母遂抱兒出市。賣蜀客得錢兩貫。請僧寫經。禮祝三寶。一願亡夫減罪。二願母子重逢。自是憶子目盲。日誦金剛行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生母。回江陵尋覓未見。買宅暫居。偶值節臘祭祖。祝云。我不幸幼孤。母賣子薦父。今尋母無踪。願父母同超三界。適其母就齋求乞。聞此語大呼云。我是汝母。當年賣契。現在住處籃內。護抱母痛哭。焚香拜天。取水漱口。與母舐目。左右皆明。出金剛證果。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王。王令人引觀地獄。與佛經所說不殊。地下盡夜昏暗。如霧中行。家人以義方心有溫氣。卽請僧誦金剛經。義方於地下隱隱聞經聲。王檢其案。謂吏曰。彼算未盡。何錯。追遂放歸。送者云。但隨經聲。卽到舍。忽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越。遂落坑中。應時卽起。既得回生。因論說地獄。畫地成圖。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延僧寫金剛般若千餘部。冒宗起曰。經聲出於僧口。便出鬼門關。若妙法攝入信心。永斷生死種。

金剛持驗記
矣。出法苑珠林

唐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復蘇。云初死時。被人擁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中有一僧。王先問云。師在世修何功德。答云。唯誦金剛經。王起合掌曰。師當昇天。何錯至此。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復喚文信問之。答言。一生不讀佛經。唯好庾信文章。王言。庾信是大罪人。現受罪於此。汝見識否。答以雖讀渠文章。未識其人。王令引信出。乃龜也。隨令引去。少時復作人來。語云。我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揉俗書。又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

老之教。受此惡報。不能解脫。文信回生。爲人具述其事。按唐扶溝令田霽。歿已歲餘。見夢其妻云。生前叨中科第。自恃才俊。於往古聖哲之書。妄有譏駁。遇當世名流。摘其所短。今在地下。日有兩蛇。三蜈蚣。出入七竅。歷諸苦痛。滿三百六十日。方得託生。狀則口業不除。雖誦經何益。出法苑珠林

唐大理司直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爲揚州司戶曹。母亡。毀瘠骨立。刺血寫金剛經二卷。方畢。忽見墓側生二芝草。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漚汁一升。味甘如蜜。取而復生。出法苑珠林

唐陳文達郡縣人常持金剛經爲亡父母誦至八萬四千卷多見祥瑞爲人轉經疾厄皆免銅山人陳約曾追赴陰司見地下築臺曰此般若臺待陳文達者其爲冥司所敬如此雲棲竹窗隨筆云予生也晚甫聞佛法而風水之悲已至雖欲追之末由也已奉勸世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誦經報恩由法苑珠林

唐白居易龍朔中爲號州朱陽尉運米遼東過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焚香急急念金剛經纔數遍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

史風定八十餘人俱濟出報應記

唐陳利賓會稽人弱冠擢第善屬詩文釋褐長城尉少誦金剛經遇厄多獲其助開元中賓自會稽江赴東陽天久雨江水瀰漫同行二十餘船乘風掛帆須臾天晦風烈至界石竇上水急流而下波濤衝擊不得泊前二十餘舟皆至竇口敗舟人恐懼無措利賓急誦金剛經至急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上咸謂誦經之功出廣異記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晚歸江北中流風浪大起同舟俱沒惟初浮水上卽漂南

岸羣舟泊者皆大商見初背上光高數尺疑是貴人爭遺之衣服與飯乃知爲村叟也因詰光所自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經也

出太平廣記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突遇猛獸急念此經猛獸熟視曳尾去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暴風起泊船百艘相接盡沒惟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閱此知罡風不能壞大水不能沒猛獸不能傷乃見不驚不怖之實際

出報應記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神功初爲監門衛大將軍時京有蔡策者暴亡數日方蘇自云初至

冥司官以迫人不得將撻其使者使者云魏將軍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卽別遣使復追須臾還報並同冥官曰且罷追恂聞之更加精進

出廣異記

唐王龜爲鷹揚府果毅因病斷葷酒發心誦金剛經目五遍後染瘴疾見羣鬼來聞龜誦經聲便退遙曰王令追汝止誦經龜歇鬼悉向前龜乃昏迷欲絕須臾又來一鬼云念經人王令權放六月旣寤遂一心持誦昏旦不息過六月而鬼寂伏矣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符其數

出太平廣記

唐易州田叅軍慣畜鷹犬畋獵爲事天寶初易州放

鷹於叢林棘上見書一卷乃金剛經也遂發心持誦
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毘獵如故。後遇疾暴卒。至地
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索命。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
對。因發往吏局推問。其徒十人吏令啓口。以一丸藥
擲入口便生烈火遍身焦爛。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
是六七輩至田氏累三九不見火狀。吏怪之復引見
王。具白初好毘獵。曾得金剛經於易州棘上持誦二
千餘遍。王云。只此滅一切罪。命左右檢其福簿。果如
所白。王因令誦經。纔三紙。庭中禽獸忽狀不見。遂放
還。更延壽十五年。蓋世人縱狀一日戒殺。但得今日

無業而已。其已作之冤。依狀猶在。惟持經則息冤。仇
於既往。種善果於將來。大有利益。

出廣異記

唐李丘一好鷹犬。毘獵萬歲通天元年。任高郵丞。忽
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云姓段。同被追者。男女百餘人。
丘一被鑕前驅。行可十餘里。見數十大槐樹。下有馬
槽。段云。五道大神巡察人間善惡。於此歇馬。丘一方
知身死。至王門。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承行公
事。遂被領見。王曰。汝好殺造業。忽見所殺禽獸皆作
人語。乞早處分。策進云。丘一未合死。曾造金剛經一
卷。王云。冥間號金剛經爲最上功德。卽令領向經藏。

親驗至一殿。衆經充滿。丘一手抽一卷。果是所造。既迴見王。所殺生類。求造功德。丘一願寫金剛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王曰。放去。策領出城云。盡力如此。何以相報。丘一許錢三百千。不受云。與造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已三日矣。惟聞哭聲。驚呼人至。破棺而出。旬日。寫經二十卷。焦策復來謝。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出報應記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坊州司馬。屬吐蕃奄至。同被驅掠。鎖械甚嚴。至心念金剛經三日。鎖忽自開。吐蕃疑

有奸。篋撻具以實對。復鎖之。念未終。又解。衆皆嘆異。遂送出境。昔劉公安世。嘗取楞嚴經。謂弟子馬永卿曰。觀音大士。音性圓通。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着。謂人得無畏。力則枷鎖不能爲害。吾友可以此理諭人。使後人不至謗佛。夫元城從司馬溫公受學者。其言如是。可開俗學之眼矣。

出平廣記

唐吳思玄。天后朝爲太學博士。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在京有疾。有巫褚細兒。星下祈禱。言事如神。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知

金剛持驗記
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見病醫無效。思玄至心。
念經三日。愈。又曾於渭橋見一老人。鬚髮皓狀。着粗
縷服。怪問之。曰。爲所生母也。因言母年四十三時。有
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發心。日念兩
遍。終一百七歲。姨及鄰母誦之。並過百歲。余遵母訓。
年業已九十矣。
出報應記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典。尤專心。
持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既衰暮。三牙
并落。忽牙生如舊。在閬中時。屬亢旱。刺史劉浚令祈
雨。纔持一遍。遂獲沛沍。又苦霖潦。別駕又令誦經。祈

晴。應時開霽。前後證驗。不能徧舉。
出太平廣記

京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
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
詰之。弘卽劉甥。挫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
老。股戰不能辯。劉叱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
固以筋漆。受杖必死。弘昏造其家探之。無哭聲。又謂
其懼不敢哭。直入臥內。王竟無恙云。我讀金剛經四
十年。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狀遮背。
因袒示韓。都無撻痕。弘素不好佛。自此與僧來往。日
自寫經十紙。積之計數百軸。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

以事謁見弘方洽汗寫經怪問之因具述王某事出

異

唐臨安陳哲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賊宋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移徙避之賊尋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賊大怒曰何物老奴敢辱我爭以劍刺之每下一劍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蔽哲身不能中賊驚嘆慚悔捨之去出廣異記

唐開元間京兆武功丞蘇朗持金剛經闔門五十餘口歷年蔬食妻崔氏亦誦此經有親表見其因疾減食勸崔暫開肉禁因市羊肉啖之纔入一嚮忽變爲

骨咽塞不下又不能出日暮氣絕以體煖未殮六日方蘇云冥王言汝夫是大菩薩汝因食肉金剛善神變肉爲骨以此警汝合年七十爲汝受持金剛般若今增至九十放還氏因悔悟不再犯帝聞御注經文流布天下按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親註金剛經中書令張九齡等請降御文內外傳授帝手詔報曰偶有所感疏其所見今請頒布仍慮未愜檢授沙門恩有請具幡花奉迎於敬愛寺以示天下宣付史館從之豈因蘇武功之事乎出受持果報

唐開元十五年敕天下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

側近佛寺。一時望風希旨。雖大屋大像。亦遭殘毀。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偏強。方醉州符至。勒限三日。虛見大怒。便約胥正毀拆者死。一界並全。歲餘。虛暑月病死。隔宿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號哭。夜久聞棺中若指爪戛棺聲。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卽命開棺。左右曰。溽暑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沐浴將養月餘。虛曰。初拘攝至王前。王不在。見堦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長官何得來此。虛曰。被錄至。吏曰。長官素多殺害。不知罪福。今受報奈何。虛惶懼請救。吏曰。長官界內。

佛堂獨全。有大功德。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但以此對虛。方憶及往事。而主者已引虛見王。王命索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到。大至合抱。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虛曰。去歲有敕。拆毀佛堂佛像。虛界內獨存。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乎。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王命吏登殿前垣南樓上。檢取未至。有二僧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曰。嘗誦金剛經。一曰。嘗讀金剛經。王起合掌。請法師登堦。王座後。右金座。左銀座。王請誦者坐。金讀者坐。銀開經誦讀將畢。

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時吏檢福簿至。惟一紙。讀曰。十五年敕毀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之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中火出。焚盡。王敕兩吏送歸。出城南門。見夾道皆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悅之。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信。可任其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卽有牛頭獄卒。出於床下。叉刺之。洞胸。

虛連飲數杯。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旁有一大坑。昏黑不見底。吏推墮之。遂蘇。夫李虛素性兇頑。罔知罪福。以被酒違戾。致全佛堂。原非從佛起見也。狀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非護法之報乎。若能日夜精勤禮誦。既持僧律。復行佛事。而不脫離生死者。未之有也。二僧生天。誦經勝讀經者何誦者背也。無經文在前。心逾靜耳。出紀聞唐天寶年中。常州義興人吳達。每日五更。佛前誦金剛經七卷。禮拜念佛。有詩曰。五更鐘動莫貪眠。扞搜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花池已種一枝蓮。年

金剛經疏
至九十二無疾告終引見冥王自述從幼至老專念
金剛經王合掌命坐達朗誦一卷方念至舍衛國口
中卽出妙香見佛顯現王喜曰若有般若功救送生
舍衛國中承品官後享富貴福子孫達過舊舍空中
報兒女曰吾得經力生舍衛國汝等宜受持金剛法
華陰府深敬此二經也若不能受持以諸花香恭敬
供養得福無量更慎勿殺生能放生得長壽報兒女
聞之悲哭曰不用傷感人生世間有一善可憑命盡
如夜眠天曉還覩日月一向在惡中行必入黑闇勉
之○言○訖○不○見○由金剛證果

唐王待制船至漢江風濤洶湧橋傾楫斷人盡驚怖
待制不得已以平日持誦金剛經投江中遂爾風息
波平待制深憶此經鬱鬱不樂踰兩月抵鎮江見舟
尾百步許有物如毬出沒無時衆異之待制命漁人
網取乃螺螄結聚成團剖之則外濕內乾漢江所投
之經在焉待制嘆曰漢水會於九江至南徐動數千
里舟船不可計數經得至此異矣夫以恒情度之不
過待制憶經一念所感乃宋清了禪師則曰螺螄見
經不捨其爲名耶利耶財耶色耶必求脫輪迴生死
者也嗚呼萬物惟人最靈有畢世不開是經有聞而

不見見而不信。信而爲名利財色役其心。不能受持者。孰謂之最靈哉。讀此又增一警策。

出金剛證果

唐建德縣令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天寶末。爲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值水竭。難行。中夜晦暝。四曠無人。此路舊多盜。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疋。懼爲賊取。因持一劍。至船前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至。去船百步。却迴。心頗異之。益厲聲誦經。復念水竭。當得水助。時內塘竭。而外塘滿。半夕後。忽聞船頭有流聲。驚曰。塘濶數丈。何繇得破。久之。覺船浮。及明。河水已滿。對船所一孔。大數尺。乃知。

水火皆金剛神力所助。云惟燕弟惟玉。見任虔州別駕。效兄誦金剛經。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拆。船將沒。乃力念經。忽見一櫓隨流而下。遂獲濟。

出廣異記

唐孫明。鄭州陽武人。世貧賤。爲盧氏莊客。絕葷。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經二十年。後正念誦時。忽見二吏來追。明謂是縣吏。便偕往。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門。值王出巡。吏因閉明空室中。甚幽暗。經七日。王至。吏引明入。見自陳二十年持金剛經。王言此大因果也。延算二十年。令吏送還。已殯矣。神雖復體。家人不知。會獵者過其棺前。聞號呼聲。報其家人。剖棺得活。天寶。

末年事冒宗起曰多才之人自迷識神不悟本性萬緣交擾八面應酬一念來一念去如空中風無依止處如石壓草旋止旋生安得志誠持誦卽談經說典者不少往往功闕行虧着相墮根良可痛惜孫莊客廿年持誦信心專念其植果甚深政在混沌不鑿故妙喜云若使聰明靈俐無擔荷分

出廣異記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經正直積善子年二十三將應試忽夜夢金剛神曰汝子改名楊椿中第六名次年赴省試又夢試題行王道而王中九十六名殿試出又夢云汝子策不中主文意置第三

甲吾於御榻上換第一名矣此汝生平來念經積德之報也夔守聞旬子中殿元賜坐令解職答曰旬家無資產惟勉積陰德留得三囊乞取開看第一箇有大錢三十九文第二箇有中錢四千文第三箇計萬數小錢守問之旬曰每年鞠勘死囚詳其情理可追定爲流卽投一大錢有犯流罪者定爲徒投一中錢有犯杖罪者量輕或釋放之便投一小錢又效周籠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善業一收遺棄嬰孩倩人看養俟年稍長還其父母二每仲冬朔收貧困無依者六十已上十五已下日給升米養之又與錢十五文

至季春聽其自便。三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女婢長大。不計身價。量給適人。六持殺生戒。遇物買放。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賑濟貧民。八修造寺觀橋梁。九資助窮旅還鄉。十身任推司。每遇囚犯。無不矜恤。今微倖得子一第。或亦苟奉公行善所致。豈敢遽爾退職。公門而自求安逸耶。守聞言嘆服不已。語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必有所濟。況行之不倦。耶以陰陽得殿元。視爲兒孫作馬牛者何如。

出金剛證果

唐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每日持金剛經三卷。一日

同二十餘人。入山鑿石。山崩。盡沒。惟孫在石罅處。歷十二年。子孫鑿石穿山。見翁端坐。容貌如故。子驚拜問。何以得生。翁曰。嘗持金剛經。問饑否。曰。初啖一酥餅。至今不饑。翁曰。我昔所誦之經。尚在否。子曰。尚在。還家取經視之。經上有一圓孔。恰如餅大。

出金剛證果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寓司士宅。宅素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戶外。宋問非鬼耶。曰。然。又問若有冤乎。婦人泣告曰。身是前司士婦。司士奉使。其弟見逼不從。遂被殺。以殮裹屍。投堂西北角。涸廁中。久欲陳訴。俗人見形必懼。幽憤難白。執事以

持念爲功。大庇含識。眷言枉穢。豈不憫之。宋云。吾職卑。當爲自上官。及明掘地及溷。不獲尸。宋誦經。婦人又至。曰。西北只差一尺耳。依言獲之。殮內但存餘骨。洗濯移之別所。其夕又來拜謝。曰。深恩難答。冥昧有知。君二子。小者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改官。當遷桂州別駕。皆驗。宋問何不報讐。云。其弟今尚爲官。命未合死。是以未也。冒宗起曰。婦人訴冤於叅軍。寧愛此委蛻哉。蓋欲藉經力。拔沉淪也。至於命未合死。是以未報二語。尤堪醒世。每見亂臣賊子。無不以惡因得惡果。而曹阿瞞。秦繆醜輩。凶惡絕世。延祚考終。今

人致疑於因果之無定。不知特數未盡耳。一旦眼光落地。累劫輪迴。地獄之苦。雷斧之災。牛馬蛇虺之腹。業報政不知何時得滿。此婦餘骨雖出廁中。異日未必不索債於地下也。出廣異記

唐張鑑相公。先君齊丘。虔奉空王。每旦更新衣。向佛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謀叛。齊丘退衙。閒步廳前。忽有兵數十。露刃突入。齊丘遽奔宅門。過廳數步。迴顧無人。疑爲鬼也。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羣呼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

軍健聞變持兵直至廳前見十數人垂手張口棄兵於地遂擒之五六人瘡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怒目叱之忽然中惡齊丘聞之感佛神力遂斷酒肉持誦終身凡在家居士一面誦經一面應世跨兩頭馬操作輟心卽一日數遍者尚不可得張節度每旦十五遍積數十年每年約有五千餘卷善根熟矣怒目甲士卽金剛善神摧伏自其餘事出鳩異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汝去世何得來此曰此

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有我乎吏曰有因大駭曰舊吏得無情乎曰故來啓明公耳惟金剛經可解卽失之康成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曰賊臣敢于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不能傷泚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捨去康成遂隱終南山不復仕出太平廣記

唐崔寧大曆初鎮西蜀時會楊林反健兒張國英與戰射中腹鏃沒不出醫曰一夕必死家人將備葬具與同伍泣別國英常持金剛經至夜夢胡僧以一丸

藥投之。及旦。瀉。箭鏃。出瘡。便合瘡。

出報應記

唐徐玘家巨富。充浙西府吏。每夜五更。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有賊百人。劫其家。縛玘箭射。玘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佛現空中。發箭百無一中。賊驚問。知其爲誦經之感。遂釋之。衆賊皆棄兵改行。合觀康成箭蠅集而不傷。國英鏃沒腹而得活。乃知在必死中。仍有全生之捷徑。

出金剛證果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以舊怨誣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月。苦極強服。推吏疑其冤。求卽成獄。孝廉專持金剛經聲極哀切。晝夜不息。忽空中墮竹一段。兩頭有

節。墜獄中。正在王前。他囚爭取之。獄卒驚疑。對衆劈視。乃金剛經中半偈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孝廉得釋。獄不通風。此竹從何處來。兩頭有節。此經從何處入。豈思議所能及。安得不令賊人悲悔。

出鳩異

唐大曆十一年。衛州別駕周伯玉。日持念金剛經。公私不易其心。一日忽見梵僧來。問曰。是何尊者。答曰。吾是般若會上須菩提也。汝誦經數年。惜未斷肉。若果至心求佛。非長齋不可。伯玉自此蔬食誦經。後預事前知。至九十坐化。

出金剛證果

唐任自信嘉州人。貞元十五年。曾任湖南常持。金剛經。過洞庭湖中。忽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方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至。云至龍宮謁王命昇殿。念金剛經。贈珠寶數事。二僧相送。出宮。一僧憑附信。至南嶽觀音臺。付紹真師。云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比至嶽。見紹真。知附信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出太平廣記

唐太常卿段成式曰。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臯南康王辟命。泊韋暮年。爲劉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闢知留後。先君舊與不合。聞之。連夜離

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昏黑。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將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向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並無虛日。所見導火。乃經所著述也。後闢逆節漸露。詔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書通於袁。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計。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三。若物投案。爆然有聲。驚起之際。音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

四○案○初○無○所○見○向○之○門○局○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
十○餘○萬○遍○徵○應○孔○著○成○式○近○觀○歷○代○傳○記○足○徵○感○應○
又○先○命○受○持○講○解○金○剛○靈○驗○三○卷○日○念○書○寫○猶○希○傳○
照○罔○極○據○拾○流○通○以○備○闕○佛○事○號○金○剛○鳩○異○成○式○父○
諱○文○昌○心○空○朱○氏○曰○唐○世○豪○傑○之○士○皆○去○而○主○法○席○
蓋○當○其○時○內○而○妖○牝○邪○雄○外○則○叛○藩○悍○將○皆○手○懸○富○
貴○以○鼻○息○籠○天○下○士○士○之○無○識○者○爭○趨○焉○顧○可○以○斂○
龍○檻○象○乎○趙○州○臨○濟○諸○人○皆○具○王○侯○將○相○才○而○息○心○
皈○佛○大○機○大○用○煞○活○自○由○無○俟○外○學○相○助○也○是○以○金○
剛○果○報○記○載○自○晉○迄○宋○惟○唐○最○多○因○上○有○太○宗○玄○宗○

之○御○注○大○轉○法○輪○故○朝○野○士○庶○無○不○承○風○向○道○雖○以○
傳○奕○昌○黎○堅○排○痛○毀○如○虬○撼○大○樹○無○損○分○毫○段○太○常○
文○章○識○力○柱○礎○一○時○據○所○舉○夾○道○雙○炬○自○明○自○滅○門○
局○忽○啓○有○言○有○聲○家○庭○之○實○見○實○聞○詎○道○聽○而○耳○食○
者○哉○鳩○異○一○書○誠○般○若○金○湯○矣○出鳩異

唐○憲○宗○元○和○八○年○三○月○河○南○節○度○使○吳○少○陽○出○巡○各○
郡○舟○行○間○遠○視○一○驛○夫○足○不○踏○地○問○其○姓○名○對○曰○小○
人○全○信○爲○公○差○捉○充○驛○夫○問○何○生○理○答○曰○夫○婦○賣○酒○
腐○營○生○素○食○三○十○餘○年○每○日○持○誦○金○剛○經○三○卷○得○閒○
念○佛○又○曰○汝○所○看○金○剛○經○肯○賣○否○信○曰○可○吳○曰○每○月○

計銀一兩三十餘年共與汝三百六十兩何如卽取銀與信吳再視之信登岸足着地矣至九年閏月十五日吳病被拘執忽天降一金剛神叱鬼曰此人買有般若經功不得繩縛旣數終任散行可也鬼吏跪曰諾吳醒告妻子曰我生不持齋罪業甚大舊年途次買全信經力罪減一半爾等亟宜奉持金剛莫到臨終時悔是遲也更囑以延僧虔誦救我冥中之苦言訖而終

出金剛證果

唐強伯達元和九年家房州世傳惡疾二百年矣伯達纔冠卽患風癩囑父兄曰疾必不起慮貽後患父

兄棄糧置之空山巖下泣而去絕食未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偈四句或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不絕口數日間忽見一虎至伯達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虎遍舐其瘡冰冷如傳藥了無他苦虎去而瘡漸瘥矣明旦僧復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令就澗水浸草洗瘡伯達嗚咽拜謝僧推其背去去後洗之風癩如脫歸見父兄親族無不驚異從此傳染之疾遂止

出報應記

唐嚴司空綬元和中在江陵時潯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歸州勘事回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入

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三百餘里。至下牢鎮。着岸不死。視手中物。乃受持金剛經也。出鳩異

唐吳可久。越人。元和十五年。可久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旦當死。願請僧就彼轉金剛經。脫免業報。可久夢中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可於園中取龍舌草。搗傳之。兄寤。取授其弟。立愈。詰旦。兄弟請僧轉經。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可久舉家皈依。佛誠奉此經。嗟夫。世亂則邪教繁興。今日之

長生無爲。涅槃等教。通國若狂。從之。按可久妻王氏。奉摩尼教。而得蛇報。卒以正可治邪。轉誦金剛經。皈依正等正覺。爲解脫之門。亦可喚醒謬迷矣。出報應記

唐邢行立。陝州人。爲商。不識一字。長慶初。嘗隨善友。口授金剛經。一年始能背誦。偶販布帛三百貫。出同州過嶺。遇賊持刀追逼。棄箱篋投嶺下深澗中。忽見金剛神。以手指行立。便覺身在水上。如履平地。行李僅重五六十斤。賊舉之不能起。相視驚異。招行立扣問。汝果有何法術。對曰。吾生平只虔誦金剛經。出入不離耳。賊發囊出經。五色光現。衆皆合掌悔過。盡捐

凶器出錢百貫請經持誦誓不作賊天下不識字人
讀經每優於識字人以其無雜想也背誦經文恒優
於看本誦經以其能攝心也佛門始進工夫要在攝
心一處

出太平廣記

唐郭司空釗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嘗念金剛經行
野外見衣一樸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隣人告趙
盜物捕送縣縣怒安不承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
杖脊杖下輒折令疑有他術問之答云惟念金剛經
及申郭郭亦異之遂判放還其妻云某日聞經函中
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

矣出鳩異

唐倪勤梓州人以武略稱太和五年典涪州興教倉
素持金剛經倉有隱面江稱勝槩勤設佛像讀經
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不至廳下勤讀誦益虔洎
水退周視數里牆屋盡以淹沒傾壞惟此廳與倉無
恙

出報應記

唐乾符中兖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一軍將衙
參不到卽令左右斬之斬後顏色不變衆咸驚異是
夜三更歸家妻子疑爲鬼軍將曰初被斬時如醉如
夢不知痛苦夜覺身倒街中遂起還家耳明日入謝

崔宅曰。爾有幻術耶。答云。素無幻術。但自少至今。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失曉。誦經過期。故悞衙參。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押出戟門外。便如醉夢。都不記憶。崔又問。經在何處。云。在家中佛龕函內。急令人取到。開函。經已兩斷矣。崔大驚悔。慰諭再三。賜衣一襲。銀書此經一百卷。誦讀供養。仍令於兗州延壽寺門外。圖書就戮之處。及斬經之像。以顯靈跡。軍將壽至一百四歲。

出太平廣記

唐甯勉。雲中人。少勇善騎射。能力格猛獸。不用兵杖。時北都守壯其勇。署爲牙將。繼以兵四千。令守飛狐。

城。值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反書聞闕下。文宗詔北都守攻其南。未至而薊門兵夜襲飛狐。鉦鼓震地。城中人心洶洶。咸求暫退。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帥之鋒。將聽父老之言。慮得罪天子。欲堅壁自守。又虞一邑之人。盡屠賊手。深憂而策未決。忽有謀者告曰。賊潰散矣。勉卽登城瞭望。時月頗明。見賊衆馳走。顛躓接踵。若有大軍追擊。其後勉大喜。不知救兵從何處來。開門縱士卒逐之。生擒數十人。得遺甲器械甚多。先是勉好浮圖氏。嘗閱佛書。喜誦金剛經。旣敗薊帥。擒叛黨鞠之。曰。是夕望見城上。有大將四人。長二

金剛持驗記
丈餘雄悍可畏。下城執劍驅殺衆人驚怖走避。敢有
鬪心乎。勉悟四將乃金剛神也。益自奇之。後官御史
中丞。爲清塞副使。出宣室志

唐張政。卅州人。開成三年七月暴亡。初見四人來拘。
行半日至大江甚廣。度深三尺許。細看皆膿血。便小
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僧長八尺餘。罵使者
云。汝何得亂捉善人。使者驚拜。及引見王。僧上坐。告
曰。政係本家弟子。妄被拘來。王曰。待略勘問。僧色怒。
王卽判放還。僧自領出城外。不復見所渡之水。僧曰。
吾是汝所宗和尚。須菩提。始知持經之力。合掌叩禮。

僧曰。弟子合眼。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活。死已三日。
唯心熱。故家人未就殮也。出報應記

唐房翦。生平崇信覺王。每日念佛持金剛經。一日暴
死。至冥司。主者謂曰。據案簿。君有般若功。且曾勸一
老人念佛。已生淨土。君承此福力。亦合往生。翦曰。余
發願誦金剛萬卷。今尚未完。俟畢願往生可也。主云。
誦經滿願。固爲好事。不如早生淨土爲佳。知其志決。
遣吏送還。出金剛靈應

唐陳國寶公夫人盧氏。芮公寬姊。素信罪福。常誦金
剛經。未竟。忽頭痛。至夜逾甚。自念儻死。不得終卷矣。

力疾索燭而火悉滅忽見燭炬漸升堂陛直入臥內去地三尺許無人執持光明若晝夫人驚喜取經讀誦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病痊日誦五卷一日芮公將死謂夫人曰吾姊誦經精恪冥司記注姓名增遐壽矣後年至九十無疾終

出法苑珠林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其母常念金剛經烽子暮出爲黨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贊普令穴肩骨貫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愛其了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令執纛左右有剝肉餘酪輒與之居半載因與酪肉悲泣不食問之云有老母

頻夜夢見贊普問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有力馬兩匹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驄俱乏死晝潛夜走數日爲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過其前攬之裹足不復痛走如故及豐州界歸見其母母悲且喜曰自爾被掠惟念金剛經以祈見爾今果如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矣烽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解視所裹者乃經也瘡亦尋愈凡世間孝慈最能感格幽冥烽子子母更益以金剛神力故能使猛毒蕃漢如贊普者修回惡意漸轉喜心假馬縱歸卒得母子重逢異矣朕贊普

帳中數語不減子情不壞國法豈非宿囚大有慧根者乎出鳩異

唐廖等觀知善化縣時有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羣鴉噪集於其止處人爭往視之則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羣鴉銜土以覆之遂名鴉葬婆出潮廣通志

唐何軫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三歲一女方周滿夜夢入冥司判云來春三月命終覺後憂泣遂繪佛斷葷晝夜虔持金剛經惟願得滿四十五歲兒女娶嫁死亦目瞑至三十八歲娶媳及四十三歲嫁女

至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矣劉悉捨衣食供佛遍告親戚死期已至軫以魅語不信至歲除日劉自請沙門受戒沐浴更衣跣趺一室高誦金剛經畢寂狀長逝惟頂上熱氣灼手軫依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世人暫時發心學道未幾又復退轉究其因緣有三種累無論男女僧俗各爲身口眷屬家計所累惟了一世苦了一世又因此三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種種惡業只是不悟那知此臭皮囊不由你作主炎天暑月一箇健漢夜間忽得急症而死到天明便看聞不得至於眷屬誰能替代眼光纔合各不相識隨

他受用家計一毫也將不去何不撥轉念頭一心學道此善知識一字一血至言也劉氏欲完婚嫁持念金剛是爲眷屬所累非能頓空塵念者但佛教中最重一信故雖見未明了亦生勝處

出荊州志

唐康仲賦於元和十一年別母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唯一子日久憶念有僧化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剛經見卽回矣母不識字乞人寫經乃鑿屋柱以貯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餘兒果還携巨木至家見母泣拜母問之仲賦曰海中遇風舟破墜水忽有雷震投此木於波上兒拖

浮至岸得以再生母驚曰豈卽吾藏經之柱乎卽破柱得經母子終身誦念鑿柱供經事奇震木投波報奇不識字老嫗勝於三心兩意乾打闕者百倍

出報應記

唐楊氏江淮人宋衍妻衍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月錢兩千娶氏爲妻甚賢安居無事年餘有爲米綱過三門者請衍同去通管簿書當月給錢八千文衍以告妻妻止之曰三門險惡利不勝害衍不納而往果遇暴風擊沒羣船惟衍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至岸餘數十人皆不救因祝曰吾命藁所賜也誓存沒不捨抱之疾行數里

金剛經疏
投宿於老嫗茶舍具白其事。嫗憐之爲設粥。明旦於屋南暴衣解曬其褖於中得一竹筒開之乃金剛經也。愕狀不解其故。嫗曰自汝出門汝妻蓬頭叩祝求人寫金剛經持誦誠切故能救汝。衍感泣告歸。嫗與米二升指東南一徑曰此去二百里後日可到家。後二日果達河陰見妻媿謝妻問何以知之。衍盡述本末。妻益驚異。衍乃出經與妻涕泣頂禮。又問有記色否。妻曰寫時執筆者。悞羅漢羅字維上脫四。遂詣護國寺和尚請添。和尚年老眼昏半字獨黑。十日來不知所去。驗之悉如所說。越日往謝老嫗其人及居。皆

不見。詰牧豎曰此處水漲無涯何人鬻茶數歲後鄭相國網留守東都召衍問前事授其男武職月給俸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爲鄭氏所尊奉。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觀其事遂敘之合觀康母朱妻一以禮拜爲奉持一以寫念爲拯救經藏屋柱母所爲也。經入竹筒籍誰手乎。柱木投波上賴有雷神水門如奔馬豈容粟蒙自非設室授餐步步接引不死於溺亦死於饑矣。出楊媛徵驗

唐貞觀末僧明度慈濟爲心勤修淨業日誦金剛般若爲課有鴿巢於屋楹乳抱二雛度每以餘粥哺之

復咒曰。乘吾經力。羽翼速成。雖忽學飛。墜地皆殞。度憫瘞畢。旬餘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蒙上人育養。誦持迴向。今幸轉生人道。距此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約過歲餘。往其家詢視。果雙生二子。度因呼爲鵲兒。二子相視嘻笑。如熟識。

出金剛靈應

唐永徽元年。釋明濬暴死。見二青衣引見冥王。問一生何藝。濬答以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濬愈加精進。至二年三月坐化。咸聞異香。經云。衆生愚鈍。觀不能解。但念聲相續。自得往生淨國。明師精進發異香。

是也。出金剛證果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虔慧。自幼受持金剛經。無間寒暑。後與十數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風濤大作。舟人覆沒。惟虔慧在浪中。偶遇蓬蒿一叢。以手緊抱。隨浪三日。夜得至岸。解視蒿中。則金剛經一卷也。虔慧拜持。彌進。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煙。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僧衆與太守官僚。遠近老幼。咸見之。

出金剛證果

唐三刀師者。俗姓張。名伯英。乾元中。爲壽州健兒。性至孝。以父在潁州。竊取官馬。迎省至淮陰。爲邏者所

得刺史崔昭令押市曹處斬創手連斫三刀自折刺
史問曰汝有何術答曰年十五時卽齋食誦金剛經
者十餘年以世亂從軍遂輟昨懼不測惟至心念誦
爾遣人開函經已作三段遂得釋罪出家時人號爲
三刀和尚經曰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佛語了狀
而天性至孝其種子也若心作逆而口誦經何異蒸
砂作飯

出廣異記

唐長慶初荊州僧會宗姓蔡嘗中蠱體削骨存發願
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百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
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蛇長一肘餘病尋愈荆

山僧行堅見其事姚萇河間王之癰疽乃六世餘殃
悟達師之膝瘍爲十代冤債此謂定業第患不得道
耳得道則何定之有故河間卒逢玄俗悟達終遇諾
迦也會宗之業定否未可知而能消垂危之蠱毒信
道足勝魔矣

出鳩異

唐江陵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
年六旬得病卒至冥司王詰問答以嘗念金剛經王
揖上殿令登繡座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
論對皆停息聽誦畢遣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
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勉由生死隨行數十里

至一大坑吏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
冷今享年八十餘矣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出鳩異
唐釋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七日
未殯自見二使者引見冥王敕問所作以一生嘗持
金剛經爲對王合掌賜坐命幽朗誦一遍地獄諸苦
一時停息誦畢又問幽曰經中尚少一章師算合終
今增壽十年歸勸世人受持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
碑上幽還魂具表奏聞敕遣中使往濠州碑上無法
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
衆生是名衆生是也補闕真言與石碑真本俱自冥

府傳授世世衆生有佛引其前有閻羅鞭其後始知
佛與閻羅都是慈悲功德主出中馭乘續集

唐盧弁有伯任湖城令自東都赴省夜宿邸中夢見
黃衣吏攝入冥將見判官會有使至出迎吏領往一
所其屋上有石壁下無梁柱內置大磨十數部傍有
婦女百餘人磨恒自轉牛頭卒父擲婦人入孔隨磨
而出血肉淋漓骨亦粉碎號痛之聲慘不忍聞弁見
湖城伯母亦在其中驚問此等受罪因何伯母曰坐
生前妬忌死受此報又痛求曰汝素持金剛經急爲
我誦或得減罪弁因至誠念經磨遂不轉受罪者俱

獲少息卒持父前向曰何人來此誦經轉法度厄弁對曰欲救伯母卒曰急稟主者判官仍遣黃衣吏送弁與伯母還陽初弁唯小奴同行見其死已半日驚惶無措甦後至湖城入門遇伯方禮懺諷經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骸骨已入磨中矣今得重生大乘與汝力也

出廣異記此則應入善男子

唐天寶間張無是居布政坊暮歸門閉蹲伏大橋下夜半忽數騎至橋云一騎至布政坊取張無是妻及同曲王叟又一騎往某處取數人無是聞之大驚俄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

故不得唱所得人名皆應無是素識王叟聲亦應俄鼓絕急歸見妻猶端坐誦經妻曰吾恐汝犯夜誦經相待忽聞南鄰哭聲則王叟死矣無是因以所見告妻夫婦大懼遂發誓持長齋日誦般若四十九遍得不死

出記聞此則應入善女人

金剛持驗紀上卷

終

金剛持驗紀上卷

七

歷朝金剛經持驗紀

荆溪周克復重朗纂男周石枕

吳郡陳濟生皇士叅

朱紹興二年、朱承信、居秀州華亭縣、患翻胃疾、數年
百藥無效、忽夜夢一梵僧、謂曰、汝有宿冤、今生受此
痛苦、凡世間男女、風癰勞鼓、盲聾瘡症、疾病纏身、經
年累月、伏枕臥席、求死不得者、其魂多攝在陰司、考
較、前生今世所作罪惡、若能奉施金剛經、或自他書
寫、或畢世受持、纔舉心念、遂感陰府官曹、先放魂魄
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愈、承信睡覺省悟、明旦令妻

焚香發願。許施金剛經一千卷。復志心受持。隨夢金剛神賜藥一丸。令吞之。次日病減。月餘全瘳。見者聞者。合掌贊嘆。夫衆生從無始以來。起諸無明。造諸罪業。由六根而生三毒。作千惡而感千災。種種栽地獄。根縛冤對結世。豈有種黃連而不苦者哉。承信盡心受持。識消智長。施經于卷。罪滅福生。般若。是良藥。如來是大醫王。勿當面錯過。

出金剛證果

宋蘇州朱進士。平生學舉子業。未聞佛法。偶遊虎丘寺。聞佛印講金剛經。至一切有爲法四句。喜未曾有。因欲衆究全經旨義。偶午睡。夢青衣押五人。朱隨其

後行二里許。至一大街。竟入巷門內。掛青布簾人家。至廚房。桶內有湯。五人皆飲。朱亦將飲。青衣喝曰。聽佛法。人不得飲。遂驚覺。乃信步行至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所夢合。朱扣門入。主人具言廚房生六犬。內有一死者。朱驚怖流汗。自謂若不聞佛法。入犬胎矣。因專持念金剛經。壽至八十九歲。八月望日。遍誦諸山道友晤別。登後園樹枝上。說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脚踏浮雲粉碎。立化菩提樹東。遂化去。旨宗起曰。人生五濁數十年。一日十二時中。一念一動。作惡造業。剎那間不知凡幾。大約一生之中。貽

數世之業。業愈多。則劫愈深。宋公若一失足。犬業滿。時又不知復輪。何物語云。一失人身。萬劫難。又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朱公得聞佛法。在聞佛印講經。故如來最重爲人演說。出金剛證果宋淳熙元年。楊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太守莫濠差齋幣千餘貫。往行在壽朝貴。至瓜州渡。郁三店投宿。三與兄郁二謀財害命。埋離店五里路旁。興因違限。妻子禁責一年矣。及太守被召赴行。在將抵瓜州路旁。忽見蓮花一朵。令從者折之。斫之不斷。掘地四五尺。見花從死人口中出。眼猶能動。熟

視之。乃興也。掖歸。次日方能言。具述客店謀害埋地。十八月矣。太守問何以不死。不飢。答曰。謀死被埋。昏迷如夢。見一金剛神。將蓮花插口中。沉睡至今。太守嘆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自愧禁其妻子。且念平日所理公案。豈盡無枉耶。卽移牒楊州府官。釋興妻子。拘郁二弟兄成獄。奏聞。郁二郁三處死。觀此死埋地中。口內尚生蓮花。則至心持經不亂者。其身坐蓮花臺上。又何疑哉。出金剛證果

宋紹興府寄居郭承恩。將之溫州叅軍任。詣天寧寺焚香發願。挈家九口。到任之日。力行方便。設禁宰牛。

歷朝金剛持驗
侯考滿回家。金書金剛經一卷。恭入佛殿供養。比三年考滿。與同僚司法元珍買舟涉海還鄉。叅軍眷屬居前艙。司法居後艙。至紹興府界。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見海內鬼神鑿船爲兩段。前艙順風抵岸。後艙沉溺海中。蓋司法受賄徇私。叅軍奉公執法。又承金剛力耳。報應之理。善惡既分。禍福立判。一船鑿爲兩段。更爲奇特。郭叅軍到任三願。誠風波中大法船也。出感應記

宋范文正公原籍四川成都。仕蘇州府尹。遂寄居焉。母亡。三七夢泣告曰。母以陽世造業。爲泰山府君所

羈。日夕受苦難言。吾兒素孝。順乞誦功德經一藏。救拔母罪。幸勿遲疑。使母一入地獄。便永遠不得超生矣。去復回顧。囑云。功德經卽金剛般若也。公昧旦驚哭而醒。卽沐浴齋戒。躬就玄墓禪林。延僧諷經七日。至第六日夜。又夢母曰。緣兒至誠禮懺。感白衣大士降凡。持經半卷。今母不但消罪。更得生天。皆佛力也。明晨。見入經堂。詢之自知。公候法事完滿。備觀厚酬。衆僧因問第六日諷經內有只持半卷者。衆俱失色。答曰。所禮經典。俱如數完。豈有只持半卷之事。旁有一僧從容告云。昨日大衆念經。山僧倚立默看。至第

十六分。脩大人至拈香。便歸廚作務。今承問。敢以直對。公卽稽手下拜。僧言。莫莫忽騰空。不見緇俗無不瞻仰。公因是創設莫莫禪堂。以誌靈異。至今不泯。出靈

山勝蹟

宋馮侍御。日持誦金剛經三卷。至二十八歲。有他事疏奏。是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王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損民。當絕祿除算。馮驚愕。告曰。某旣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力行。陰騭王誠諭曰。凡當權柄。可置一簿。日間作事。夜必書之。旣不可書。必不可作。此延年術也。纔舉善

念。惠民恤物。必增福壽。稍懷刻剝。上帝隨有嚴譴矣。馮旣再生。陰德日著。壽至九十八。官拜丞相。忽一日臥疾。其第九子。方十一歲。出廳前。見牛頭馬面無數。駭問何來。鬼吏答曰。吾等特來迎接閻摩天子。子以所見白父。父笑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頌曰。休將訟筆逞文華。廻禮空王樂出家。已發一心歸大道。不須六賊苦攔遮。歡同妻妾終成疾。位至公卿一似花。從此晚年憑慧劍。願將名字寄丹霞。浴更朝衣坐化。又頌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頂上聞鐘。業鏡將來爍破。翻身透出虛空。馮公以宰相爲閻

摩固是正報亦非上果。狀每日三卷金剛不能敵他。事損民之一疏吁可畏哉。

由金剛證果

宋柴注青州人爲壽春郡司理因鞠謀命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歇客爲生每過客攜囊重獨宿夜分殺之投屍於白沙河中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囚曰是年老嫗獨來投宿某與兄弟見其行李不薄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不可啓某不信携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人與房上下等背門而立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明門方啓嫗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

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益金剛云

由金剛靈應

宋德祐丙子崇政華家山華友常持金剛經甚有靈驗是歲大元軍馬至友以避難密禱於佛是夜金剛神賜夢云爾前生殺人未償其人今托生和州歷陽姓王名二現在軍中爾當死其手數不能救趨避無益友次日端坐誦經不輟近午有二人入將友縛之大呼王二相公我當死汝手一死不爭容誦經畢便就戮軍問何以知我姓名友以夢告王二曰旣金剛神托夢我與汝解却宿冤何如復留衣別去友遂誦經數卷忽無疾坐亡嗟夫大數已定雖宿結之冤恨

已消而莫逃一死。狀得免首領安。狀坐逝。豈非善神救護之功哉。出金剛靈應

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陸不領解。僧云。汝殺猪羊無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業。遽難棄捨。僧曰。不改。則後世必墮此類。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金剛般若及妙法蓮華經。消除惡業。言訖忽不見。陸遂省悟。誓不宰殺。素食投師。繪像一軸。每日就佛前誦金剛經懺悔。惟願所殺衆生。蚤生淨土。未及五年。自能暗誦。年八十一歲。預知卒日。沐浴端坐。作頌而化。頌曰。六十餘年。

專殺業。手提刀秤。暗修行。今朝得赴菩提路。水裏蓮華火裏生。人生非善卽惡。更無別徑。可容叅半以行。我輩日常間。自安自便。苟且依違。若以爲無有大過。卽此便足。直入迷塗。故狠惡之人。放刀證果。爲力反易。而習氣薰熟。不陰不陽。似夢似醒者。一刀兩段。爲力反難。出金剛證果

宋荊州江陵縣李玄宗女。十三歲時。夢一梵僧。謂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善男子。善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壽。命終卽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卽或未達經意。死去陰

府亦不能拘錄。當生富貴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信之。遂日誦金剛經三卷。年二十四。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卒。冥王照勘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有般若功。卽放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造業。致先減陽壽二紀。不久追來對證。因汝父好取生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歸問汝父。每夜夢落網中。晝則頭痛。此魚求報也。女還魂。白父。父驚無措。遂偕女往天寧寺。齋百僧。斷除葷酒。手書金剛經四十九卷。書畢。玄宗忽夢數千青衣童子。向之拜曰。我等被君殺戮。訴冤索命。今蒙寫經功德。咸乘善

力。出離苦趣。生善道矣。君既釋冤。又添遐算。後玄宗自此持誦益虔。壽至百二十歲。無疾沐浴坐逝。十三歲女子。便能信夢中之語。一心受持。不願適人。較之壯夫耄叟。親聆法座演說。尚生疑謗。豈不相隔雲泥。乃玄宗悔過書經。不特切鱠之罪業頓消。已滅之原算。仍還。而且冤結悉生善道。遐齡更得善終。此又孝女自虔度親度物之弘力也。出金剛誦果

宋王廸功妻日誦金剛經。至心向善。廸功好鷹獵。害衆生命。一日獵罷歸家。適值其妻念經。因勸廸功同誦功德。分第十五分。未及終卷。廸功竟詣廚房蒸炮

飲啖後五年。迪功中風。經年臥床。一日自見二使者。追命而卒。見閻摩王。怒責曰。汝受爵祿。何不福上增脩。却好殺害生命。減算絕祿。令獄吏驅入鑊湯。鬼吏檢簿告王。此人殺業雖重。生前曾與妻同念金剛經一分。雖片紙重如丘山。合免罪放還。王敕於鑊湯內取一杓湯淋其背。使知警戒。因得再活。後患背疽潰爛。痛楚百藥不治。呼妻佛前代誓。不敢再傷物命。且願手書金剛齋素。受持迪功夜夢一僧。手摩其背。三匝。天明其疽卽痊。彌勒尊佛曰。刀割衆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

王迪功雖有半分經之善。因不得信女爲妻。能出鑊湯地獄哉。出金剛證果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日持念金剛經。懷孕二十八月。多病羸瘦。深憂難產。偶倚門立。一異僧示之曰。汝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千卷。王氏印施如數。又齋千僧念金剛千卷。至夜三更。見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二男在床矣。相貌圓滿。令人欣羨。王氏遂奉齋。受持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而卒。見二使者引見冥王。自供從幼持念金剛。王賜金床。命坐殿側。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歇。王又問何不

念咒答云。世間無本。救鬼吏於藏中。取咒本付王氏。囑曰。汝至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汝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來此處矣。王氏二七日還魂。後至九十一歲。無疾坐化。其補闕真言曰。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一迴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二迴向。無上佛果。菩提念念圓滿。三迴向。法界一切衆生。同生淨土。悲哉世人。兩眼睛光落地。渾如大海去撈針。三寸喉氣纔回。依舊西風過驢耳。那得如王氏持經不懈。不負真言傳授流通至今。

出金剛證果

宋蔣大士江華縣人。生熙寧甲寅二月廿七日。所居

近舜祠。從幼以親炙聖容爲幸。每過竭誠禮叩。既長。孝父母。睦兄弟。日誦金剛經。崇寧癸未五月。豁狀。頓悟。遂別父母妻子。就浪石寺立壇演法。踰年。回首至期。七日前盡燭火食。升峯岩。趺坐而化。其徒於寺立塔。至今真身不壞。冒宗起曰。蔣大士以孝友至性。成金剛不壞真身。較之偏空執見。成斷滅之相者遠矣。

出湖廣通志

宋道寧禪師者。潭州開福寺僧也。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後祝髮。蔣

山依雪竇老良禪師一年徧歷叢林。叅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叅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師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叅。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逝。闍維。獲舍利五色。歸藏於塔。蓮池師云。得道人預知時至。蓋婆娑緣盡。淨土緣熟。自狀聖境。冥現如遠公七日淨觀師二十七日之類是也。世人生無實德。死欲效顰。扭捏裝點。取笑識者。甚則生身活焚。附鬼着邪。流入惡趣。尤堪憐憫。古人往生從無活焚其

軀者。願智人普以告世。救諸愚民。出受持果報。

宋嵩明教游康山。托跡開光。法席主者。以其少年銳於文學。命掌書記。明教笑曰。我豈爲汝一盃羹。湯耶。去之。居杭西湖三十年。杜門不妄交。嘉祐中。撰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詣闕上之。翰林王公素權開封。復表薦於朝。仁宗下其書於中書。宰相韓公參政歐陽公閱其文。大爲贊嘆。書賜入藏。遂名聞天下。晚居靈隱。每清旦誦金剛不輟。夜分誦觀世音名號。臨終安坐微笑。索紙作偈曰。後夜月初明。子將獨自行。不學大梅老。猶貪鼯鼠聲。出金剛靈應。

宋釋清虛立性剛決作事多戾忽迴心誦金剛經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其側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楹灰燼惟虛屋廕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北院舊無井泉遠取於澗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就請祈泉卽入彌勒閣誦金剛徹夜不息至三日後忽見玉女三人在閣西山腹以刀割地虛熟記其處掘之果獲甘泉四年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佛室甚寬敞人不敢到云鬼神宅焉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又有僧持火頭金剛咒

者時所推重令齎香火入坐持咒俄而神出以手握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虛聞之曰下趣鬼物縱惡至此卽往彼持十一面觀音咒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又如兩牛爭鬪佛像皆振咒旣無效還誦金剛般若須臾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龍二年詔入內祈雨七日雨周千里溝澮皆盈屋牆盡沒其院水至卽回諸異驗不能盡述

出金剛靈應

元無聞聰禪師汝水香山人至元元年辛巳資福寺無礙長老請師註解金剛經三十二分時有紫雲覆寺旣畢法座庭前連產五色靈芝數本所註經流通

至。今聰師每分註解外。各綴頌語。開人天眼。透金剛山。宜有紫雲瑞芝之應。亦有刻經而板中流出舍利者。皆智慧人自結智慧果。非佛菩薩故現神通。出受持果

明永樂間。楊州如臯縣。城北三十里。有孫公廿二者。長齋建菴。晨昏莊誦金剛經三十卷。如是者四十年。時當草昧。邑瀕於海。無城郭。豺狼爲害。或往來村墟。聽經聲。輒俛首去。偶颺風大作。隣屋皆蕩析。公誦經如嘗菴。歸狀無恙。室無扃鑰。諸檀那所施米穀錢帛。勿論僧俗。遇乏槩分給之。深得不住布施之義。逝後。

鄉人立祠崇祀。二百餘年以來。每值春秋祭賽。巫祝必諷誦金剛經以妥其神。今郵亭曰孫公舖者。其遺趾也。出受持果報

明宣德間。川西鶴觀道士陳入玄。志求長生。精思日夜禱。神授法。夜夢一人形貌異。嘗自稱執金剛神。謂玄曰。爾求長生。速往珉山。禮智融和尚。當授汝法。玄如言。往懇指示。融云。不見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乎。玄問云。旣如夢幻。何謂長生。融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又云。卽非如來。是名如來。玄於言下大悟。遂辭隱於瓦屋山。

虎踞巖不廢玄攝。日必誦金剛經。凡滿數藏。歷春秋九十年。有八一日集鄰居隱者告曰。吾始求仙長生。今竟幸得佛長生矣。願諸公得我所得。言訖瞑目而逝。近山數百家。共建祠肖像祀玄。謂仙宗佛果兩得之也。茗中許宦爲四川觀察。親紀其事。出巾馭乘續集

明嚴江相城皮工也。中年棄業。於佛寺擔齋飯。在路專持金剛經。併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年六十餘。忽絕粒。飲水一月。乃言曰。我當以某日某時去。至期沐浴更衣。跣趺而化。焚之得舍利數合。其舌堅如金石。扣之有聲。時正德十三年事也。至柔莫如舌心。堅則舌

堅此金剛不壞之實證。載相城志

明正嘉間滇南周廷璋號楚峰。性淳朴。皈依佛乘。生不識衡量。治家不計生產。有無而雅好施。有輒散之。貧者人與語多笑。或謔之。或至詈辱之。亦笑。每晨起必誦金剛彌陀觀音經各一卷。時欣狀自得曰。吾豈藉是爲行資哉。吾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庶幾如是而已。嘗晝寢疾。有胡僧入室。合掌作禮。倏不見。家人憂之。謂翁且逝矣。俄而疾愈。年八十七。以清明日上塚訣辭祖考。還謂其婦唐孺人曰。彌陀迎我。觀音室利亦至矣。又明日曰。觀音食我一羊。謂我勿茹葷。齋五

日可西行也。自是每食一粥一蔬。至期沐浴而冠。令子弟誦七寶如來名號。自誦經端坐而逝。翊日體香潔如生。出金剛靈應

明嘉靖間。少保戚公繼光爲副總時。以倭亂提兵守禦三江。素虔持金剛經。雖在行間不廢。一夕夢陣亡親兵某云。明日當令妻詣公乞爲誦金剛經一卷。以資度脫。旦日兵妻果來。顚如夢中語。公次晨齋素爲誦經。詎是夜兵妻夢夫語曰。感主帥爲我誦經。但其中夾雜不用二字功德不全。尚未得脫苦耳。兵妻明旦復以夢顚。公大訝。因憶誦經時。夫人遣婢送茶餅。

至。公遙見揮手却之。口雖不言。而意中云。不用也。公時以語幕客。事遂傳焉。滇徹庸禪師曰。予病中作夢。神人持一簿云。此是錄誦經雜念者罪過。余接按之。皆書誦經攙雜俗念人等姓字。并罪過也。余亦在未篇讀已稟狀。又謂余曰。若一卷經攙雜兩個念頭。試思一生所誦經。應攙雜多少念頭。忽朕夢醒。汗流浹背。吁。此僧俗持經之炯戒也。屠長卿曰。通州顧少司馬養謙。爲人高才。倜儻。夫人先卒。廣修佛事。數年後公有妾暴亡。經宿甦。哭不止。公問之。答曰。妾死入冥府。見夫人閉一暗室云。我在此苦不可言。急作功德。

救我。妾曰。夫人亡後。相公大作善事。都無益耶。夫人曰。經懺薦度。在主者齋戒至誠。乃能滅罪增福。向者沙門持誦堂上。相公飲奕室中。何益之有。公聞之亦大哭。擇聘戒德名僧。清淨嚴肅。作道場三晝夜。此長卿目覩而筆之者。飲奕且不可況酒肉乎。近北京鷲峰寺僧濟舟。一日有青衣者訪之。告曰。我地府無常也。某老嫗受地獄苦。不得脫。生前供養老師。今托求念法華經一部。舟許之。隨於七月十五日。在佛前跪誦法華經。至第五卷。渴甚。覓茶不得。廚有冷酒。舟飲數口。仍至佛前。念完三卷。十六日。無常復來云。老嫗

承師經力。金光已射至地府。正將離獄。忽五卷經中。滿地獄。皆作酒氣。仍不能出。舟聞之。毛骨竦立。發願至誠。爲彼補誦。狀則飲酒食肉。持經適增業耳。出新異錄明嘉靖間。歸安茅鹿門傭僕馮勤。日者占其天問。一老僧何以延年。老僧曰。若爲下人無力積德。惟拾焚字紙。併念續命經。庶免短折。動問續命經。老僧曰。卽金剛經也。乃置竹鐻。竹簾兩事。日間遍歷街巷。凡穢惡字紙。悉鐻簾中。滌以香水。曝乾焚灰。包送清流。雖隻字不敢遺忽。夜歸跪念金剛經一卷。回向歲以爲嘗。後漸知書通文義。鹿門禮貌之家。道豐裕子二孫。

四○壽○九○十○五○無○疾○化○書○同○文○天○下○通○行○易○便○三○教○經○
典○無○不○賴○此○作○踐○者○既○有○惡○報○敬○惜○者○自○獲○福○因○老○
僧○教○馮○勤○以○延○年○拾○拾○字○念○經○別○無○他○法○道○理○實○爲○
真○切○工○夫○尤○爲○捷○徑○出新異錄

明○顏○光○裕○世○襲○業○儒○一○日○同○鄉○紳○耆○老○入○金○剛○會○聽○
經○講○論○至○暮○而○歸○踴○躍○嘆○服○欲○究○其○旨○以○赴○銓○未○暇○
後○任○太○和○縣○事○忽○病○夢○二○青○衣○拘○入○陰○府○景○象○晦○冥○
森○嚴○悽○慘○少○頃○見○王○執○簿○吏○曰○光○裕○陽○壽○已○盡○在○生○
業○重○好○殺○恣○意○烹○炙○且○好○食○牛○犬○卽○有○無○數○生○靈○對○
執○索○命○王○判○押○赴○油○火○煎○煉○牛○頭○又○入○沸○鼎○祇○見○蓮○

花○遮○體○滾○沸○澄○清○鬼○判○稟○王○合○掌○請○見○果○何○功○德○化○
斯○罪○業○令○察○善○簿○祇○有○持○論○般○若○一○日○之○功○植○此○金○
剛○不○壞○之○體○王○曰○善○哉○延○爾○壽○祿○還○魂○普○勸○世○人○奉○
持○返○魂○已○經○七○日○自○後○課○誦○不○輟○刻○施○金○剛○六○千○卷○
官○歷○大○叅○年○至○七○十○臨○終○香○聞○里○巷○苦○口○囑○戒○子○孫○
世○代○受○持○最○上○經○典○言○畢○而○逝○顏○子○六○十○六○代○孫○博○
士○伯○廉○記○出金剛靈應

明○崑○山○周○少○岳○諱○之○程○五○十○喪○明○其○瞳○子○反○背○碧○色○
晝○如○黑○夜○自○以○爲○廢○於○世○矣○一○心○皈○依○佛○氏○以○消○宿○
咎○每○日○清○晨○莊○誦○金○剛○經○三○卷○誦○則○高○聲○讚○揚○客○至○

不爲禮積十五年。忽一日胸臆見物。旋見旋晦。驚疑未定。令家人視之。見左目眸子搖動。露光一髮。二月餘碧瞳漸轉。兩眼清光盡復。比之少年更能視遠。少岳感念金剛神力。誦經益虔。年至八十考終。其先代百十六歲翁號壽誼者。多有隱德。太祖召見便殿。詔天下行鄉飲禮。自翁始。少岳其八世孫也。孫曰隆百拜志。顧伯念曰。此余邑中近事。童年卽聞之。今因集靈應。恐語焉而不詳。乃躬叩其的孫隆甫。出此授余。採入以傳信云。由金剛靈應

明陳明遠。興化軍人。嘗舉進士。過泗州。遊普照寺。見

老僧。敝衣倚樹。讀青紙書。有光射百步。許就視。則金字金剛經。係以梁朝傳大士之頌者。僧顧明遠曰。子亦樂此耶。遂以授之。明年從父鑄官海陵。忽病死。將大殮。體復溫。移刻乃蘇。自言見四卒。深目虎喙。驅之西北行。勢甚暴。所經皆廣野。塵埃撲面。如在霧中。漸逼大河。府署嚴密。三卒先入。一守明遠。須臾一僧乘空而來。卽泗州所遇授經者。府主趨出迎之。旁覘明遠。僧呼明遠。前使自懺悔。主乃詔吏放還。僧前導遊兩廡。見囚繫數百。更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辯。又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甕。途中

所遇。又見里中向日威勢孔灼。到此不勝狼狽諸狀。俄及前所過廣野。溪水漲甚。僧執杖端。以末授明遠。挈之行。始涉亦淺。中忽深陷。因驚呼而甦。出明遠再明錢塘李時英。爲南海欽州守。恒誦金剛經。隆慶丁卯。爲分考官。於關中病死。三月初。見金甲神。欲鎖去。見泰山府君。城隍土地咸在。土地以李誦金剛經。故堅不肯押字。金甲神怒。袖出火釘。長三尺餘。從土地頂門釘入。立見焚燒盡。俄復本形。堅執不押。如故。金甲神曰。當同鎖汝往泰山。旋見數鬼。稱冤索命。呵時英。前世爲九江守。受賕殺人。正急怖聞。憶誦金剛經。

忽見呂祖師乘雲而下。鬼俱奔逝。時英伏地乞哀。呂祖曰。還我老君丹來。熟視曰。業重業重。可惜丹俱壞盡矣。汝誦金剛。可求救。六祖忽扶間。六祖至。觀時英伏地。亦曰。業重業重。待與五祖商量來。時英出一手。曳六祖袈裟片片飛。金光少頃。條異香滿鼻。聞空中五祖六祖敕曰。誦經人且放還。隨見前金甲神復至。提時英一擲。汗下如雨而甦。時英出場。卽棄官歸湖南淨慈寺焚修。晨起必誦金剛。超度冤鬼。無疾終。出新錄

明萬曆初。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俱住京城羅家。

巷奉佛念金剛經。別院淨室數間。二公聯坐誦持。鍾家有二白鷺。聞經聞念佛。輒尾二公後作聲而行。逐之不去。昂首若聽。行止皆隨。木魚聲逾數年。二鷺並對經案立化。二公爲瘞於淨業寺後地。號聽經鷺塚。昔淨影老沙門慧遠。初在鄉養一鷺。相隨聽經。及遠入京。鷺留寺中。晝夜長鳴。其徒送入京。至寺門放之。自能知遠。房入馴狎。每講經入室。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合觀二案。鷺之靈慧如此。彼誦經生雜想。聞經若充耳者。誠異類不若矣。出新異錄

明萬曆間。蘇州楓橋盛在德。從講師懸明。受金剛經。

偶病歿。追赴冥司。則被仇鬼盛之化。告郡城隍。逮對也。在德理直。得觀冥獄。釋還時。見城隍降階諭曰。我生前。荊州人。姓曹。自登神籙。我母張太君。轉世三度矣。咸女身。不育。若代我懇懸明師。虔誦金剛經。月上女經各五百部。我母轉男必矣。在德再生。禮請懸明。誦滿牒告。管東溟作序。紀之。彌勒偈曰。卽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求功德。故睽魔菩薩。割目救親。沉痾卽愈。慈心童子。發願代苦。火輪立消。黃梅養母。有堂載諸方冊。蓮池師云。世間之孝三。出世之孝一。城隍已登神位。猶狀虔母轉男。

人子欲報劬勞何不皈依大道。出楊若齋續集
明王津山陰人。萬曆甲戌進士。其伯父抱幼兒戲於門。兒臂帶銀鐲。忽失之。時泮父適在傍。疑爲所竊。泮父不平。引神明爲咒。取金剛經足踐之。泮爲諸生屢試高等。不得第。一日曉出城外。見兩白鬚翁相語曰。大善寺前秀才王泮。應登上第。爲其父褻汙金剛經。今削籍矣。泮不知何故。歸問父。父語以前事。泮大驚。懺悔於佛前。手書經一部。是年登賢書。歸欲再書一部。未訖。上春官被放。至甲戌續書完經。始得第。赤水屠隆目擊傳其事。出巾馭乘續集

明萬曆間。四明屠公隆代推異才。知青浦縣。獄中驟有厲鬼亂獄。囚有因而斃者。獄吏以聞。屠爲文以諭獄神曰。神在。鬼安得爾。獄有寃死者。官之罪。囚何尤。乃焚燎火庭內。密焚金剛經一部。而身坐獄。至夜分。明日問獄吏。卒鬼杳。狀遂絕。蹟冒宗起曰。囚卽未死之鬼。鬼卽已死之囚。鬼復斃。囚業中造業。且撓亂。是在動處。簸弄密焚金剛。却在不動處。降伏鬼杳。狀而囚無恙。幽顯俱度。非赤水那能具此卓識。出受持果報
明海鹽漁戶張元與弟貞撒網夜歸。至青松塘。見水面有異光。掩映星月。疑其下有蚌珠。遂沒水取焉。得

石匣一枚。啓之。乃金書。金剛經。光彩異常。元置之家。堂中夜夢。金甲神語曰。汝前生爲長水法師。講壇作務人。因無道心。退墮至此。朕夙因未泯。賜汝大法。當精進持誦。元以不識字爲辭。神令開口。以金丸投之。香煖入腹。遂驚而覺。明旦啓誦。熟如久習矣。時萬曆甲申年。元叩達觀大師。具陳其事。師更勉以誦經。必回向西方。至丁丑七月。元謂親識曰。我殺業除。蓮臺現矣。無疾端坐而化。世間具有根器之人。悟亦易。入喚亦易。醒譬之以黍作飯。火候何難。又古來得道者。多在愚鈍朴魯。而聰明伶俐者。反失之。張元兄弟得。

手在不識字上。出中馭乘續集

明大司寇姜公寶。丹陽縣人。在書室中。忽被二使。迫入地府。一官峩冠博帶。侍衛森嚴。問姜在生所作。寶未對。旁出一官對曰。此人惡多善少。當爲異類。鬼使遂携牛皮披其身。三披三不能覆。王怪之。官對曰。此人但聞金剛經題餘無善業。姜哀懇求脫。如還陽世。終身持經。王因其悔悟。遂放回生。寶自此持齋誦經。折節緇門。講究金剛大義。與人衍說。不懈。一日告諸親曰。明午我當去矣。至期。果聞天樂異香。合掌而逝。萬曆戊子。普門居士曹奉記。凡人誦經時。着一念夾。

金剛持驗記 卷下
雜心着一念退。情心便終身不能得力。姜公從墮落。
做惕後。其諷持沂說。必有大過。恒人者。故不特無明。
罪業消隕。而且預知回寂。香樂來迎。般若之靈應。何
如。出中馭乘續集

明萬曆間。金壇王公方麓。病篤時。煩躁。其子肯堂進。
曰。大人平日存養功夫。正於此際。得力。願澄心聽兒。
轉金剛經。方麓首領頤解。命取經朗誦。聽至無我相。
無人相。四句。輒笑曰。煩惱本無。我相誰戀。遂合掌長。
逝。古德有云。至人念念定慧。臨終安得而亂。凡人念。
念散亂。臨終安得而定。方麓先生宿稱有養。病篤尚。

爾煩躁不免。朕能一撥便轉。其從前之識力。可知。至。
損菴公。於至尊彌留之際。毫不手忙脚亂。從容勸親。
聽經。其終事大孝。迥出俗情。足爲人子法也。昔文忠。
歐陽公。易簀時。呼子弟誠曰。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詆。
浮圖。邇來忽聞奧義。方將研究正果。不料賁志以歿。
汝等勉旃。無蹈後悔。令老兵於近寺。借華嚴經。誦至。
八卷。安朕坐逝。又袁公宗道。暮年深悔所學。所行無。
關。生死遂純提念佛往生。以示人。二公可謂終悟故。
鄉消息者矣。出受持果報

明沈濟寰。居嘉興北麗橋。開青菓店。每晨起。必持金。

剛經。或出外。則一袋貯經懸胸前。不曠持誦。萬曆癸巳冬。往洞庭山販橘。太湖中流。陡遇龍風。湖面昏黑。沈船漂蕩。如葉。櫓楫盡失。巨浪如屋。高出於船丈餘。已陷沒水底矣。呼號間。忽有巨力。提船而起。拔出波間。夾送如飛。頃刻達翁家嘴。登岸。則岸人共見有兩金甲神行水中。左右擎船而來。船中人知爲金剛拯救。共感沈德號爲青菓沈佛家。冒宗起曰。黃蘗枝頭。有甚蜜菓。沈翁業菓證果。救已救人。纔不是自了漢。出新異錄。

明萬曆間。嘉禾沈公光華。嘗判兩淮鹽鐵。歸田日。偶

與同郡運同吳公淞。閑坐。從容遜問。日間所爲。沈云。晨朝茹素。持誦金剛經。積二十年。已踰二藏。吳亦漫狀置之。居無何。吳忽晨起疾馳詣沈。賀云。郎君南闈必第矣。沈問何據。吳云。夜夢神言。郡中一士夫。以持金剛經功德。其子應得雋。覺來。惟憶公當酬是夢。是秋沈公子應明。果登應天鄉薦。傳聞沈公持金剛經極虔。行住坐臥不怠。嘗往返東郭季子家。塗間一心持誦。又以無四相心。修一切善法。累世積德。故子孫蟬聯科第。爲禾郡冠族。出新異錄

明嘉興莫晴虹。於經坊遇一晉陵人。請經口中喃喃。

金剛經觀其面目甚是可畏因問公何因緣在路誦經其人曰我善刀筆久爲代書一日病死至閻羅王所究問生前過惡逞辯不服王命獄卒帶仇對悉至質云諸人被你狀詞累死更有何言我見無可抵飾遂高聲念金剛經王肅狀起立愈連聲誦念不止王卽命且放回仇對盡呼號曰受冤幾載無繇相報今旣追到決放不得王曰彼陽數尚未因造惡拘來今高聲誦最上乘法冥府如何處置姑放回陽彼是惡人待其貫滿追償汝命未晚也以此因緣改行從善且懼終逢仇對故日誦金剛經回向以超度之耳

萬曆庚子秋九月晴虹筆記訟獄之害不小刀筆之業最大世多細事參差片言拂戾彼此負氣不平幸遇好人從中勸解忿恨便消或投包訟扛訟之家便爾瞞天佈謊希圖立准立差因之取利那顧原被破鈔傾家且致訟中生訟連歲牽纏鬻妻賣子不能了事性命從此結果悔無及矣訟師構禍之慘毒如是陽法陰法毋容輕貸晉陵代書倖以誦經再生若非回心向善卽金剛經能常作護身符耶

出新異錄

明崑山鄒軌生而朴實未常識字雖小本營生好行方便凡遇饑人殘疾盞飯數文樂施不吝一日途遇

化緣行者誦金剛經。輒停腐擔聽之。牢記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四句出入不忘。一日偶病。延僧誦金剛經。其胞弟軫。讀書穎敏。有文名。放僻不信鬼神。行多刻薄。是日以代兄禮懺。勉強從事。聞誦經至第十五分心。忽有悟合掌稱讚。吾儒未嘗有此。自此信心三寶。萬曆十一年十月初十。軫患時疫。沉迷不省人事。旬日餘。獨胸前未冷。突於牀上霍狀而起。告家人曰。我被冥卒押至閻門外。李作坊家爲牛身。盡白色。見金甲神云。軫得聞最上乘法。大有信心。安得入此畜胎。以寶杵擊首一下。而醒。軫回陽。猶覺

頂門痛甚。遂與兄日夕持齋。諷經踰十三年。軫無疾先卒。七終。輒忽謂家人曰。明午聖人迎我往西方矣。次日至午。異香騰空。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此案因傳聞之誤。旨宗起刻與王載生稍異。余叅顧伯念靈應本定之。

明萬曆辛丑。順城門內監張愛。晚年受持金剛經。屈易簣。家人囑曰。莫忘持經念頭。愛心服膺。口不能答。覩二青衣押之曰。汝當往山東投胎。其行若飛。日中已到山東。見彼土山水及受生父母愛一心惟持經。隨押至一殿宇。心疑是東嶽。而無牛頭獄卒。殿上一

人冠平頂冠。迎愛使前曰。汝合到此地投胎。愛稱。某一生持金剛經。但願往生。不願投胎。冠者曰。汝持經功少。愛云。曾聞十念成就。況某持經已歷數年乎。冠者因顧兩青衣曰。且送回持經。愛死已九日。心尚煖。未殮。復甦。遂離家住西山碧雲寺。端誦金剛。又十一年。一日集衆云。我以持經力。今西去矣。端坐逝。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不能化導。無緣張監持經。願往生。卒得西去。固願力相資。亦是因緣成就。出新異錄

明嘉興府報忠坊范氏僕。失記姓名。居士王載生幼時。見其每日肩菜擔。行市中。喃喃念誦不休。聞其蚤

起。營赴必先於佛前焚香跪誦金剛數卷。始出晚必赴金明寺佛殿禮佛。回向乃歸。途次遇生命。每減錢買放。逢丐乞病者減口食施之。家主與之妻不願。遂聽出家。投三塔大乘禪師。薙髮爲弟子。數年辛勤作務。凡禪堂苦役。悉身任之。未嘗告倦。忽一日示疾告衆曰。我夙生以誦金剛怠慢。故罰作人奴。今限滿。當往善地受生矣。遽瞑。凡人誦經切須齋肅焚香專志。諷持供奉經典。必用錦袱瑤函。潔淨几案。毋得放蕘。酒雜處併携入婦女房中。褻賣之罪。冥律最重。范僕因怠慢金剛而罰作人役。必其前生猶有善根。故能

畢世禮誦以勤。易怠。以虔。易慢。往生善地。感應信不誣也。又每見常人。忽朕雷擊神誅。不惟旁觀莫知。所以卽本家亦未悉其罪狀。不知皆夙業有以取之。或云。旣是夙業。何不當時現報。而遺之來世。是則甲作乙受。茫無干涉。奈何。曰。現報爲花。來報爲果。或福報未盡。業力尚遲。或現報難償。世世受罰。若白起李林甫諸人。是也。知卽不知。受則實受。形骸雖換。神識不改。陰府固不分甲乙。彼此耳。出新異錄

明萬曆辛亥間。淮北大商胡煥。關中人。妻吳氏。挾貲數十萬。年四十。好善而無子。有僧化之曰。爾能刻金

剛經。施捨一藏。定產麟兒。煥慨如其言。又施棺木一藏。并掩骼。之暴露者。如是者十餘年。功行圓滿。延僧四十九衆。建七晝夜道場。忽夢神人告曰。爾無憂子之遲也。上帝細察爾願誠否。始終無替念否。將擇福壽俱全者。以畀之。越一載。姬妾連舉三子。皆聰穎。夫婦年踰七十。家道益隆。天下修善人。最怕退轉。滲漏。胡公願力雖弘。上帝猶嚴體察。善行絕久。自獲如意福因也。出巾馭乘續集

明憲副項希憲。初名德茶。夢已爲辛卯鄉科。以汙兩少婢。被主科名籍神乙去。遂力行種德事。捐貲懇友

高松聲精楷金剛經刊板歲施之凡十餘年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項姓中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審視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萬曆壬子中順天鄉試廿九名已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名次不合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鄉會榜紙俱白殿榜獨黃尤爲冥定云按冒公宗起萬曆丙午年十七卽信持太上感應篇朔望莊誦無間戊午臨場病瘍幾殆比入闈昏昏如夢夜爇燭目迷卷格不知從何處下筆出闈沉臥竟日不記一字榜後例赴學院親供墨卷字字端楷不似慣時筆信

神助哉已未下第始發願增註感應篇每註一段付梓稿則焚之神前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文人故犯者更多特於見他色美起心私之條下備陳報應以助猛省當日佐公繕寫則辟疆之塾師南昌羅憲嶽者辛酉歸入泮相別八年戊辰新正二日羅夜夢仙流三人一翁蒼顏黃服中立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冊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過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試詠一詩卽應聲云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漢榜花一到滿城紅老翁笑而去羅竊聽知此爲嵩少感應篇內

見他色美二句註也。醒作書寄辟疆。榜發公果中。但未解榜花二字。及閱類書云。唐大中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今合觀項公事。始信功名予奪皆從色關分別。可不慎哉。大抵殺盜姪三案。姪根尤爲難拔。鋒刃在前。肉胸知惻。穿窬充類。自好不爲一溺。慾海波中。便爾沒頂。甘心縱有紅顏白髮。恩情露水。與夫破產敗名。少衰中病。追悔無及。亦復不少。惟最易失足。魄攝魂飛。在艷冶當前。勃狀難制。之一刻。此一刻內。王法不及加。清議不足畏。名節不必顧。獨有因果二字。庶幾足以制之。就因果中。又止功名一途。足以奪

之。不過片念。忍持遂能感乎天帝。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累仁積德。事半功倍如是。人非至愚。胡不痛加悔勵。耶。否則獨擅風流。自稱情種。由此滅祿。由此奪算。由此殺身。由此墮劫。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生死之禍害乎。姪報旣重。則防淫之功。與導姪之業。其報自當不輕。近如烟鬟穢史。早登鬼錄。金瓶蝶編。顯受譴罰。實事彰彰。深足令人思且怖也。出受持果報明蘇郡五峰文伯仁。工於詩畫。待詔徵明之侄。偶訴逃僕詣縣。少憇民家。夢兩青衣逮之。意縣役也。隨行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似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呵曰。

訟汝者衆奈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笑曰。忘之矣。卽令判官以一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悟前身爲正統年間管長陵宦者。冬鑿池殺蟄蛇百餘。俄有羣蛇攢螫焉。王又顧一判官曰。此一人耳。那能償此無數生命。查彼多生。豈無一善判官出書數帙閱之。良久曰。有之矣。永樂中。彼曾向雞鳴山廊。畫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曰。可矣。囑云。汝數未盡。亟歸寫經贖罪。度脫衆生。乃寢。五峰素不信佛。自是發願寫經念佛。寒暑不怠。馮具區載之。快雪堂集。顧伯念曰。五峰寫經僅一卷耳。且在數世之前。而數世後猶

賴以再生。經曰。果報不可思議。如是如是。

出金剛靈應

明萬曆甲寅年二月。徽庠吳奕德隨叔闇生。讀書臨塘寺。因叩普門大師有省。發願齋素。書金剛經三十部。傳施。纔書三部。五月念九日。偶浴琴溪。得暴疾。一夜氣絕。因心熱。家人不敢入棺。闇生爲誦金剛經。越八日。忽復活。起捧其腹。連呼跌痛不止。徐氣定。詢之云。我昨日浴溪中。忽見二青衣押我去。漸向幽暗處。同行罪人甚衆。冥卒各執鐵棒。笞其背。惟我生前誦金剛經。得不笞。漸至黑海邊。海中似人似畜。奇形怪狀。頭出頭沒。驚怖異常。入一城。城內旁列柵欄。犯人

皆在柵內。引領外望。隨見亡過弟妹。並來借銀分用。更乞金剛經一卷。曰。家中爲兄誦經送銀來矣。項果至。遂分與之。二青衣促我前行。又進一小城。視城外益狼狽。刑用刀鋸。非人間所有。須臾至閻君殿前。殿左曰四生司。右曰四死司。忽見一百八十餘人向我索命。茫昧不省。鬼判引至清水潭。以水洗胸。五臟皆見。方知是前生爲將所悞殺也。仍赴殿前辨理。言陣頭悞殺。豈能償還。閻君震怒。呼取極刑。割狀地裂。有火面碧身者。從中躍出。捧一大鍋沸滾油。束我將投之。忽聞誦金剛經聲。有金光一道照至。森羅殿上。鬼

判跪云。西方到。閻君出迎。見空中二巨人。舉杵入鐺。皆金蓮華。沸起我發念。若得生還。卽償書金剛經願。又發念三十卷外。更書一百八十卷。資度冤對。聞堂上呼兩黃幘者。送歸所行。皆異前路。漸達光明。忽行一峻嶺。兩黃幘撲我下。覺跌腰大痛而起。自是奕德全家茹素。寫施金剛。吳本如中丞記。王載生新異錄。與唐宜之巾馭乘稍殊。按優婆塞戒經云。若人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施人誦讀。是名法施。吳奕德發願書經。卽得西方救免。油鐺之苦。所謂功不唐捐也。或曰。陣頭悞殺。豈能一一償還。昔禪師

宿生誤傷蚯蚓果熟時欣狀償以一命大兵所過玉石俱焚慈慘一念分頭動關生靈千萬慎之念之

出中

馭乘續集

明天台王立穀字伯無領萬曆丙午鄉薦夢其父大
中丞公士性諭之有十年五死之期已而事稍驗作
紀夢詩乃於嘉禾三寶前誓奉長齋受天台殺盜淫
妄四戒後任江西新淦縣令此事都廢戊午入覲啓
行之夕復夢其父儆戒叮嚀心甚憂之一日舟次荻
港漏下二鼓忽有二青衣持符攝至一處莊嚴若帝
居同攝人數千滿庭中有着械者有衣冠者主者冕

旒正坐左右二宰官各據案側坐傍侍者狀甚悍惡
主者呼王名厲聲叱曰若陽算盡丙辰八月矣延至
今者齋戒力也爾奈何棄之命取簿以示見各下年
月皆有註至丙辰八月輒空轍覽畢叩首曰居官勢
不得不爾主者曰固狀奈算盡何命驅入獄卽有獬
狀鬼來若摔縛狀左坐宰官起立請曰試取破戒後
事稽之須臾侍者肩兩巨籠至皆令淦卷宗也凡一
揭一柬并平日偶書方寸之紙俱在皆有氣騰上有
黑色者青色者赤白色者主者命各檢一處先檢黑
與青成聚次檢白聚赤聚已而青者漸隱黑者縮小

如箸而赤者。赫狀獨盛。轂旁睨聚中。見所刻金剛般。若及好生編。社倉卷俱在。主者覽畢。聲稍和。顧左官曰。是尚知植德者。損五官。全其軀命可乎。乃命前僮卒扶其目。置殿柱上。有光炯炯。轂念目已被扶。安能復視。忽狀昏暗。宮殿吏卒皆無所睹。第覺有人拍其背曰。速去。速去。少頃一跌而寢。時已雞鳴。聞家人環救聲。問之云。自二更遂魘不寤。至今手足冰冷。口齒堅合。醫曰。中寒厥。灌藥凡七度矣。轂張目見燈火。如刺了。不可開。次日醫進明目藥。其夜夢有人復以針釘目。痛楚滋甚。遂却醫藥。決意乞休歸里。後日誦

金剛法華經。棄家修淨業。庚申年一夕夢觀世音。以楊枝甘露點其睛。晨起禮懺。豁狀見物。兩目復明。歷遊雲棲博山之門。再生又十二年。號壁如大師。旨宗起曰。此一事可爲懲鑒者三。一知破戒之必蒙譴。一知植善之可續命。一知居官者片言寸動皆爲冥吏所錄。其青黑赤白之氣不可不時時在念也。自記明閩州民龍義。傭力自給。偶省親疾。見寫金剛經義。無故毀斥之。忽啞啞不能言。醫禱無驗。後又聞鄰人有念此經者。痛自責曰。我前誚經。得此啞病。今悔罪願終身敬奉。未知復能言否。自此每聞經聲。卽倚壁

而聽專心月餘。一日入寺。逢一老僧。敬而禮焉。僧問何來。義指口啞。僧曰。吾爲汝治之。以刀括舌下數次。便能語。因與誦經。聲同鄰人無二。再過候之不遇矣。壁有畫像甚肖焉。寺僧曰。此須菩提也。義始悟菩薩顯應。遂立誓終身捧持大乘畫像禮拜。出筆乘

明蔡槐庭楚人。守嘉興。潔已愛民。長齋奉佛。公暇惟持金剛經。署內毫無長物。公體素羸。自言爲諸生時。遭危疾。貧無醫藥。與死爲隣。發願盡形誦持。是經漸次痊愈。得發科甲。今以餘生作官。誓願携此經而來。亦携此經而去。故竟任不畏強禦。視民如傷。食惟菜

腐。未嘗市肉。衣但布袍。未嘗市絹。每以是經併戒殺文刊行勸化。夫士方埋頭雪案時。矢志潔已愛民者。有之一行作吏。便落應酬賄賂之中。上有所需。勢不能不取之。下貪以酷濟。愆則不剛。鞭撻呼號。竭百姓。售婦賣兒之錢。曾不能博當途之色。喜可泣也。可嘆也。蔡公惟署無長物。故能視民如傷。不畏強禦。良足爲後人服。官之法。至蒞任去任。只携金剛一卷。以視琴鶴相隨。止供娛樂者。更爲實際課程。出新異錄

明萬曆中。黃梅汪公可受。於舟中禮梁皇懺。至第五日夜半。有一石匣。觸舟。舟人以報公。取之。啓視。內有

全剛抄影
三十二分金剛經。篆法各體。目所未覩。公携至北都。戊午勒石摩訶菴壁。每分後各繫正書一段。俱一時名筆。如黃慎軒焦弱侯董思白米友石邢子愿諸公。妙楷精鏤。備極莊嚴。士紳敲剝無虛日。碑遂漫漶。菴住僧募貲。構石思乞名筆。重刊泰昌九月。李少宗伯騰芳教習庶吉士夜忽夢伽藍神云。摩訶菴有金剛經勝緣乞公及門弟子完成。李公次日詣菴。見精石二十板已磨礱在禪室矣。時館中三十二人如侯蒙澤何象岡劉蓬玄陳居一姚孟嘗顧九疇孔玉橫陳秋濤諸公。皆善書。公特以夢語諸公。各就石楷書一

分。捐俸募名手刻完。移置壁間。復還舊觀。昔東坡跋勾信道書金剛經曰。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人逝者幾三之一。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不磨。又幼子過書金光明經。資母往生。泣告東坡曰。書經之勞微矣。敢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躬踐。乃能感孚佛祖。濟拔冥幽。此皆得書經之大義者。吾輩又不可不知也。出受持果報

明萬曆間。衛輝二府文襄南元發。長洲人。素性耿直。不信釋氏。後因病夢遊冥府。始知地獄非虛。遂留心內典。尤篤信金剛。每日早起。莊誦一過。家人伺其誦

至二十分後卽爲具餐。如是爲常。與老友王公洪岡同在林下相聚。卽背金剛經差一字。罰銀一兩。故兩公念誦極熟。日或數十卷。長君湛持公震孟爲大魁。亦嘗手隸金剛勒石。有嘉定吳生者。一日臥於館室。夢入幽冥。惶怖無措。俄有人指入一小門。見殿宇嚴麗。中列龍藏。旁有甲士守護。啓視梵帙莊嚴。卷卷標文。元發名字。詢之云。皆文某平日所誦也。覺而述其夢於同館文先生。乃襄南之叔。方信靈異如此。自是吳與文亦持誦不輟。吳庾生曰。天下極信心之人。必從不信心。始大抵大根器人。一撥便轉。永不退墮。如

襄南是也。有等半信半不信之人。不陰不陽。最可憐愍。此經斷疑生信。必信心不逆。方爲淨信。方爲自性金剛。

出吳庾生金剛果報刪

明萬曆王中丞維章。以封疆之誤繫獄。發願長齋。日持彌陀萬聲。張公孫振往叩之曰。盍寫金剛經福德。尤無量也。王欣狀從之。遍搜金剛解。參以楞伽圓覺諸經。著爲標述。草創始成。王已奄奄臥榻。問張所以療之者。張曰。公壽逾甲子。不爲短矣。官至中丞。不爲卑矣。且殤子與彭祖無殊也。園扉與第宅無別也。原赤條條來還。赤條條去。當下卽淨土也。王以手加額。

遂以金剛標述。囑張。是夜公夢梁侍御見。賀曰。恩赦到矣。且以其夢告人。遂跣趺化去。越數日。梁侍御疏請緩刑。上可之。獨不免封疆等公。宜首及者。幸先逝。不遭刑戮。所謂恩赦到。歟。後衆居士爲公禮懺壁上。忽現蓮花一本。光艷奪目。此固衆居士梵舌吹成。淨心印出。狀實王公標述金剛處。蚤有蓮花種子也。因爲公募刊廣布云。出吳廋生金剛果報刪

明吳門朱恭靖公。家居時。有游僧乞食。斗粟一食。是辰僧連受三齋。市人駭之。聲聞于公。公延入與語。僧善談因果。公曰。不知吾輩可免否。僧曰。冥報不擇貴。

賤。智愚而平施者也。公欲知身後因果。合禱於所信鬼神。祈一夢。公留僧宿。如其言。有異兆。公夙興告僧。僧曰。必持金剛經。方可釋也。公乃勤誦此經。不懈。屢有靈驗。易簀前數日。告親曰。吾受金剛經益。此行脩。

狀轉生貴戚矣。八十一翁魯川曹胤儒誌。出金剛靈應

明鄧少峯。江西人。生於嘉靖己酉年。每逢推命者。皆謂其少子少壽。少峯遂發心誦金剛經。祈壽併祈子。至崇禎壬午。壽終九十五歲。生十三子三十六孫。受

持果報

明萬曆間桐鄉吳君平。童年能孝。早失怙恃。食貧。館。

靈隱寺韜光房累試不第每念親恩難報痛泣不已有僧言人子欲報親恩寫經爲最君平遂發心茹淡齋四十九日刺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兩臂胸前共刺十一刀僧俗齊集觀血經鮮明端惜莫不嗟嘆曰先生誠心苦行人世罕有諸佛靡不鑒馨功德允爲無量以此而酬罔極勝功名之顯揚萬萬也但補闕真言未曾寫得君平復于胸前刺一刀書訖夜卽夢見父母在雲端謂曰賴爾刺血寫經孝心感格我二人超生淨土矣爾本無子佛又遣一善童子繼爾嗣其年果生一男數月後試以葷物閉口不食君平亦

誓畢生持齋誦經身上刀痕班班現在也

出靈隱寺紀事

明吳縣至德鄉計仲偉裔出舊家自幼志超塵俗年十二父欲爲訂姻不願力辭至十七歲擇日將娶復再四不允避入山中勵志苦修信持般若金剛經父母不得已捐聘吐親偉乃奉親命而歸子狀一身築室供佛惟誦大乘經三十餘年順治壬辰里有巨惡李禹吾欺偉可啖乘人命訟之於縣縣令誤斷酷刑議絞聞者莫不寃之最可異者審時若輩若憤並不辨答一言次日親友進監問故曰我於彼時竟不在堂審事又問夾打痛否曰我全狀不知痛苦衆

其腿毫無所傷。但隱隱有金剛二字在上。人稱大
可莫不贊爲誦經之力。直指李森先按蘇母氏控冤
得白。禹吾反坐斃於獄。今著有金剛解。現付梓。浙徐斗明

援記

明太倉高貴。居道觀巷。業稍硬觀。賣製鞋鋪。天啓五
年六月。壁間所禱之觀。劃狀聲如裂帛。飛入半空。觀
者如堵。漸次墮落。更有數片直飄向北城外。普同塔
始下。僧取視之。悉爲金剛經紙。蓋因貴不識字。收取
雜紙舊布。不分淨穢。以之作觀。爲人踐履。圖利而不
知造罪。故天神震怒。顯示儆戒如此。當今惜字者少。

社中舉行更力。狀而珍惜者少。褻慢者多。溝渠糞壤
之中。棄擲狼藉。不以爲怪。不以爲罪。稍有識人。睹之
心神俱側。家大人曾作十勸以導世。今節略其文云。
一勸讀書有力之家。延師肄業。有資食報詩書。倍易
如量力糾集同心。拾遺焚化。所費不多。植福更大。一
勸讀書無力之家。貧賤乃士之常。攻苦希圖上進。凡
遇廢文。逐日收置。器中卽道途。隨見遺棄。污穢亦不
容當面錯過。器滿付之烈炬。投灰清流。是謂不費功
德。一勸發達縉紳之家。一介已登仕籍。書香福澤已
綿。留神惜字。須塞其源。宜捐貲收買殘書。散帙勿令

誤落愚人必遭狼戾。一勸現任服官之家疏表啓牘
既繁呈揭文移更廣隨處禁諭書役不詐隻字輕拋
一切改抹諸稿併考試文卷事畢卽昇炎火毋爲下
人竊市敬字而更憐憫腹笥尤爲大德一勸公門吏
書之家一管得充效力半命亦可榮身所掌招詳案
冊汗牛充棟作踐終遭天譴敬崇日積陰功欲爲身
與子孫計者所宜時刻醒惕也一勸教授生徒之家
達以是道爲卿爲相窮以是道爲師爲友義理固爲
道脉文字亦代聖言門以內人尙爾不知珍重乃欲
責之悠悠行路者乎拭几席抹簡器悉應禁諭弟子

一勸釋道修行之侶二氏設教倍尊片楮流通加益
經懺符錄出自西方法寶太上靈章非莊肅焚香不
敢披閱捧持乃恣供蠹殘鼠嚙漫不經心動稱戒行
精嚴卽此懈怠已甚如行者道人隨緣募食不若化
衆捐貲拾字人已均沾福益一勸經坊書肆各店舖
戶覓利可以興家積德方能裕後每見經坊累經卽
以殘經書肆包書動用廢書字紙果物唯南貨藥材
尤甚更有製造爆竹糊窓覆甕墮落汚泥省費幾何
作孽重大一勸書刻刷印等人衣食所由仰賴精神
亦宜護持往往騰梓樣稿捐棄如遺割補差訛踐踏

無忌印板穢地。陳編久拋腐朽。藉以資生。不思愛惜。問心何忍。業報奚辭。一勸景德蜀山。密戶置器以供世用。堅緻毋取虛文。近造磁器。內外描寫花鳥人物不已。益以年號齋名。又有採錄詞賦。福壽佛宇。時壺摹勒詩句。更精砂鉢刻寫心經。以爲觀美。日久毀棄。永遠聚寶。可不慎哉。今觀高氏稍觀之。儼前勸許矣。猶未及此。益見天下爲善無窮。造業亦無窮。斯家大人同善錄法戒書。所由校梓不倦。殷殷問世也。

男石附記。

出金剛靈應

明嘉定李繩之。字受伯。給諫玉海公子也。素茹齋。虔

信空王。日誦金剛經。持準提咒。不怠。崇禎辛未九月廿二日。偕友人汪仲起。遊城曲小徑。突遇一人。持巨斧至前。扼其吭。斫十數斧。方走去。已而受伯故無恙。止左臂兩淺痕耳。時仲起及夾徑居人。皆驚睹之。少頃。家丁集縛其人至官。乃莊僕甘寵。負租稅百金。度不能還。而謀害之者。邑令蕭山來公。方煒廷。勸時。問寵何不直劈其首。曰。我是時弟。見蓮花數朵。不見其首。連斫不着。花只得斫。其莖不知。僅傷臂也。出金剛靈應明嘉興府角里街施嶧陽。平日與東塔寺僧有恒交契。嶧陽年六十五。雖老且病。跪誦金剛經。日必數卷。

爲嘗課崇禎丙子正月初八跪誦未終卷遽卒家人
開喪受弔已三日將釘棺矣暉陽忽還魂言曰我死
去以誦金剛力不歷冥王所竟留地藏王菩薩處適
菩薩謂我有一卷經未竟誦放回急完可來此也暉
陽氣息奄奄勢不能自誦復語家人必請有恒上人
代誦他人無益偶恒赴別請停一日須之及恒至暉
陽自掙起聽誦終卷舉手謝恒已笑化去出新異錄
明杭城人張守誠字不易晝夜虔誦金剛經每出入
以囊貯經懸佩胸前崇禎壬午年隨伴北上貿易途
遇响馬同伴受傷張被一箭正中胸前經袋不致透

心因得全命此黃心符叅軍語舍桴菴僧慧雨者心
符一號定通禪老少讀三教書寄跡於商旅仕宦者
二十餘年晚修禪行生平持誦金剛屢遭大難染危
症悉得化脫出受持果報

明蘇州衛揮使朱壽增字叔高持金剛經每日無間
運糧入黃河巫言必宰牲賽河神否則有譴責壽增
不可但日誦經必迴向河神而已一日大風雨龍鬬
空中桅篷葦席捲盡萬艘簸蕩不可制壽增焚香誦
經益虔須臾風止雨霽簡較所部數十百艘無一破
漏者至通州寓舍每飯後必酣寢一室中一日偶不

成寐甫步出梁壞室傾牀亦碎矣壽增每向人說此
余誦金剛經之驗

明唐宜之諱時湖州人以明經別駕壽陽繼輔襄國
崇禎辛巳二月初二日闖賊破襄陽宜之投端禮門
左井中家人掖而出氣絕復蘇竊傷勦撫悞國負痛
上疏娓娓數千言時銀臺徐公寶摩以字逾格令汰
之本懷未暢致奉提究屬余識余謂輔國與守疆異
應末減未幾三臺覆奏悉爲昭雪乞從寬典宜之隨
請假還里而襄陽於季冬五日再陷矣蓋宜之精通
般若證不二果舉家眷屬皆能背誦金剛普門品晝
則各持夜則共集佛前善氣薰蒸貫達幽顯初不死
於寇繼不死於井而終亦不死於法則詎可思議者
耶冒宗起記

出受持果報

明如臯冒起宗字宗起崇禎戊辰進士童年列子矜
時輒喜誦金剛經辛巳調補襄陽當獻闔灰燼之餘
降兵窟穴於肘腋驕帥岬負於腹心羽書日徵夜不
解帶宗起亦自分終隕絕地猶狀纂刻金剛受持果
報乃以奄奄病骨支撐三百六旬瀕死者數四幸免
乃解綬甫三月襄陽復陷當時共事者非膏塗鋒刃
卽法吏囊頭公獨得生全歸里豈非金剛之慈蔭哉

余輯持驗紀閱嵩少自敘採入集中
明江都庠生高孝繼字子高號申伯乙酉清兵破楊
史閣部殉難子高從容服衣巾縊死於大成殿順治
十三年又五月其同庠黃忠蓋子自西門夜飲歸過
學前偶見一人從學中出二絳紗燈前導黃揖與語
則宛然明時中服也初利其燈與偕行旣而疑清時
焉得着明服心悸之辭別至再不許因問黃曰乃尊
安乎黃曰安敘生平甚欵曲黃旣及門詢其姓名曰
子高某也黃憶其已死懼益甚急欲叩扉自匿高曰
兄毋懼也予與乃翁爲密契今有所託煩爲傳語吾

族人黃問所托云何曰求爲吾多誦金剛經耳言訖
而去黃因告其親族及同社皆樂助之爲延僧誦經
一藏回向焉夫以高公大節昭著謂宜超証人天而
猶滯冥途資誦大乘後得解脫則金剛經之功德爲
何如丙申余客廣陵胥浦友人路之謙記其事以相
授者

明繡水錢永明室張氏素誠心奉佛日織一布於布
機中誦金剛經十卷以爲嘗課一日正織間誦至不
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
所種諸善根句忽停梭合掌子婦覺其有異呼之則

金剛持驗錄
已。瞑目坐脫。曾無一日疾。病時萬曆庚申年七月初四日也。王載生曰。正織布時。一心念經。如此織布。便是織經。時時念念。只在般若之中。張氏允稱純修淨信者矣。忽焉坐脫。不沾疾苦。豈一梭一縷之所能致哉。出受持果報

明劉道隆母李氏。年四十發心。長齋奉佛。不解文字。不能誦經。修整靜室。一間供奉觀音大士。及金剛經。朝夕焚香禮拜。念佛千聲。爲課。雖酷暑隆冬。不輟也。冬天寒甚。家人以炭火置桌下。必揮使去之。捐資刻施金剛經。聽人禮請。每遇誕日。誠子婦。母置酒席。惟

禮懺一日。或三日。如此者二十有五年。將終之前一歲。用督紡所餘。延僧誦金剛經。大修功德。夢所奉大士。持素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汝。珠數乃汝往生淨土之期。夢中數之。得五十三顆。不解其義。至庚子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往西矣。可舉家大聲念佛。助我西行。子婦輩皆坐榻前念佛。面西端坐而逝。道隆志曰。西方杳渺。愚何敢知。迺大士告期於一載之前。定而有徵。斯亦可爲奉佛誦經之勸。出金剛明湖州府。唐別駕時姪女。歸海寧楊雲。雲能文。蚤逝。夫家零替。別駕有老妾馬氏。善繡佛。女相依爲命。天

啓甲子。隨至鳳陽官舍。女嘗繡花鳥。別駕曰。汝旣長。齊宜繡佛繡經。攝心三寶。女發願繡金剛經。未果。乙丑正月十三日之夕。陡狀昏絕。馬氏進湯水不納。遍體如冰。鼻無出息者。竟夜矣。至天將曉。忽自云。我要繡。馬問故。女云。黃昏就枕時。自覺耳目口鼻無不流血。血流遍地。身臥其中。又見從傍拯救者。都無措手處。忽金甲大神振錫一聲。遽狀作响。問我云。汝還能記繡經之願否。答曰。能記。又振錫一聲。問云。汝能繡經否。答云。我要繡。遂得醒。卽至心刺繡。金剛經女素羸弱。自是雖鍼工勤敏。諸病不侵。至崇禎壬申歲。始

得圓滿精巧。密紋如筆寫。綾上觀者驟難辨。其爲繡也。普賢廣無邊願海。彌陀有六八願門。上古諸佛先賢。皆因願力成就。狀發願必須滿願。唐氏繡經未果。雖非退轉已涉。因循故昏瞶中。陡現惡相。錫聲一振。我慢頓除。從此鍼鍼相續。能從有像悟無相矣。不得春風花不開。花榮須感春風力。請衆斯語。出巾馭乘續集

明崇禎間譚工部貞默母嚴太夫人持家有法。課諸子。稟稟義方。夫貴子貴布衣蔬食。好浮圖言。於金剛妙法蓮華晨夕禮誦。晚歲則持華嚴日必一卷。能爲子婦講解。大意生平無病。忽得疾。卽知垂歿。但時值

壬申暑月起更衣沐浴禮佛曰某一生敬佛果有佛緣當令遺體氣息不穢隨跏趺端坐合掌而逝逝後七日顏色含笑如生喪次無一飛蠅時時香氣飄拂予莫之衆莫不歎異工部自作傳紀天下最貴者珍寶猶有視爲身外之物者只此數尺色軀盡男婦智愚無不加意修飾晨夕濯水焚香頂蘭佩茝更金珠錦繡極華麗以潤色之不以爲費不以爲疲果得長留在世庶幾不負初心誰料一旦無常頃刻都成臭穢誠可嘆可悲也必如譚母臨終囑付數言方爲愛身榜樣寧直閨閣女子所當奉爲法座卽鬚眉丈夫

亦宜頂禮則倣

出新異錄

明秀水庠生濮可重妻王氏子女各一相繼痘瘍氏哭之過哀雙目成瞽遂專心持念金剛經凡數歲忽誦經次左目流水痛割如裂則豁狀明矣右目過數日亦狀因誦持愈篤夜夢佛語曰汝本無子以誦經故賜汝一子氏後果生子因名經賜冒宗起曰誦經一門懺悔一法消除五苦超越四生王氏子女雙殤自是先世罪業菩提迴向破瞽添丁金經卽金鍼也出受持果報

明湖州雙林鎮沈春郊者宦裔也妻費氏少寡織紡

自饒持齋四十餘年。供養三世佛像一軀。檀香大士一尊。晨昏功課。必誦金剛經一卷。持諸品咒。念佛千聲。炎寒不輟。崇禎戊寅年。其地疫癘盛行。婿張世茂接氏往居其家。止携大士偕行。佛像仍留舊居。氏每日課誦回向。注念虔切。祝願此香直達佛所。嗣母女相依。迅速三載。辛巳春。氏所居樓。忽空中香繞數日。粉墻突現世尊三像。莊嚴精妙。畫工摹勒不及遠邇。詫傳。瞻禮日衆。或以淨巾擦之色愈光明。乙酉春二月。氏忽告婿曰。吾欲返故居。將往西方矣。入門卽灑掃焚香。叅佛誦經。至第三日早。沐浴更衣。端坐念佛。

午刻大呼佛來。我已登蓮舟。今西行矣。別衆而逝。年七十有三。迄今現像巍然。今古未有。余親觀其事。

明弘治間。嘉興府真如塔地。僉議大修。時一頭陀僧。名懷林。曳三丈長鐵鍊。募二十餘年塔工。始畢。卽回首於塔中。至今肖像祀之。頭陀初爲蘇州承天寺僧。飲酒茹葷。蔑視戒律。於暑月乘涼。忽覩兩冥卒。入繫其頸。則牌拘十餘人。頭陀名亦列焉。懷林許賂二卒。楮錠各若干。幸稍緩期。七日俟。諸人拘齊偕往。二卒許諾。頭陀泣告徒衆。市楮錠焚之。處分待盡。或曰。真如某禪師道行高。水路僅一日程。曷往求救。頭陀如

言詣師痛哭陳乞。禪師曰：此間塔將頽矣。汝肯誠任募化修葺。我當授汝法門。保鬼不能拘也。頭陀卽對佛發願。禪師手數珠與之曰：汝七日內勿睡。但住我房轉誦金剛經。中當知此處。卽爲是塔。二句足矣。頭陀如言轉誦。逾七日。兩冥卒踉蹌至禪師處。顙曰：有合死僧逃此間。求指示方便。禪師曰：渠在房中。任汝拘之。冥卒入。卽驚出曰：房中止見一座寶塔。赫奕光明。目謎不能略開。禪師曰：渠誦最上乘法。又發勇猛大願。雖天龍鬼神奈之何。汝但回覆冥君。某僧某師留之修塔。幽明功德分受。必不汝罪。兩卒不得已去。

頭陀遂製鐵鍊自鎖。曳於道途。不憚隆冬酷暑。叩求善信。竟得以再生。餘年完此大功德。云：凡世頑狠造業者。無論多有見善欲爲之人。今日待明日。今年待明年。悠悠忽忽。到老終無成就。直到眼光垂盡。嗔氣欲絕之時。懊悔而歿。懷林方七日間。便能跳出人鬼關頭。因其一心怕死。求生甚迫。故能專勤。諷經不寐。現光明塔。寧直冥使踉蹌無奈。卽閻羅天子亦應肅容頂禮。所謂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天下善果圓熟。不問歲月多寡。只在發願勇猛。向往直前。倣去毫不遲疑。顙戀隨其一念一事。自然感格佛祖帝

天○此○古○人○今○人○持○驗○不○爽○之○符○節○也○出新異錄

明○南○嶽○有○大○德○僧○楚○石○博○通○三○藏○專○持○金○剛○經○爲○業○
人○有○禮○之○乞○佛○法○者○無○賢○愚○貴○賤○輒○大○聲○曰○好○持○金○
剛○經○去○年○一○百○七○十○一○歲○始○化○同○時○有○白○藤○和○尚○無○
極○和○尚○亦○專○勸○化○持○金○剛○經○白○藤○終○一○百○三○十○歲○無○
極○終○一○百○二○十○四○歲○俱○正○德○間○事○經○云○祈○壽○命○得○壽○
命○祈○大○湟○槃○得○大○湟○槃○豈○誑○語○耶○出受持果報

明○嘉○靖○四○十○三○年○東○南○郡○縣○大○荒○蘇○州○洞○庭○山○某○寺○
有○唐○白○樂○天○所○書○金○剛○全○卷○爲○鎮○寺○至○寶○是○年○寺○衆○
饑○主○僧○不○得○已○取○此○經○質○山○塘○王○宦○米○五○十○石○爲○食○

越○歲○王○宦○呼○主○僧○至○家○願○捨○前○米○作○齋○僧○用○以○經○還○
寺○僧○歸○過○湖○對○衆○稱○揚○王○宦○大○德○舟○衆○共○求○一○看○纔○
展○開○時○風○大○作○竟○揭○經○前○數○幅○飄○空○入○雲○而○去○僧○懊○
悔○不○已○三○年○後○忽○有○一○上○官○聞○此○經○名○陷○主○僧○以○他○
事○禁○獄○逼○獻○經○至○以○非○全○卷○不○愜○意○釋○僧○罪○仍○以○經○
還○之○僧○過○湖○風○又○大○作○昏○黑○艤○舟○入○一○深○村○避○風○登○
岸○索○火○詣○一○老○漁○戶○家○壁○間○粘○前○所○失○經○數○幅○毫○無○
傷○損○漁○戶○姓○姚○詢○之○但○云○前○三○年○有○火○光○一○道○墮○田○
中○驚○視○之○是○字○紙○因○粘○於○壁○僧○向○經○悲○泣○頂○禮○呼○護○
法○韋○馱○不○休○曰○非○兩○番○神○風○顯○異○此○經○必○入○權○門○不○

得完壁鎮寺矣。因備述顛末。漁戶驚感。遂改業務。農
又出重貲裝裹。每歲遇得經還經之日。必往寺展禮。
壽八十二。無疾終。此視螺螄千里送經。還更爲神異。
漁戶具有夙根。故得始終最上因果。彼陷僧逼經者。
寔報又不足言矣。

出受持果報

明廬山僧普靜。年十餘歲。便思出家。夜夢金剛神。撫
其背曰。爾後當成善知識。獲正果報。自此投師剃度。
漸通內典。朝夕虔念金剛經。數十年如一日。忽夢神
人告曰。經非如是誦。遂說一偈曰。有相相非真。無法
法亦墜。撇却舊窠臼。卽已了大義。師豁然醒悟。二六

時中止於晨昏朗誦一遍。默將三十二分。跌坐靜衆。
四十年未嘗下榻。神復來告曰。是在箇中矣。年逾九
十。示寂。芳香竟夕。縉衆皆見。幡幢導引。披紫袈裟。持
木槌。翔空西去。冒宗起曰。佛有密度。有顯度。顯度者。
幢蓋來臨。是密度者。使人心開目明。是朕臨了到底。
幢蓋定來。龍華有期。靈山未散。又聞一僧誦金剛甚
虔。發願不記遍數。不限歲月。但求誦經時。返心內照。
耳無聞。目無見。念無夾雜。如是一卷。卽爲滿願。歷誦
多時。目卽不別視。耳終不能無他聞。此僧哀痛自責。
持誦不怠。一夕夢觀音大士云。汝誦經甚虔。朕耳根

何能頓塞。隨以手摩僧頂。以二丸塞其耳。自後誦經耳目別無聞。見此余中表宗彥先聞之一講師者。大士從耳根圓通證道。故應有是因緣。此與金剛神告普師同一靈應。出受持果報

明杭城有野僧廣澈。號通天。向金省吾中丞丐淨地誦經念佛。時張元洲尚書有家廟。名資福。頗淨。省吾代求得之。廣澈日則誦金剛經。夜則携燈籠繞街念佛。省吾一夕夜歸遇之。爲書其燈籠曰沙門廣澈念佛通天。數年於萬曆某年月日。回首廟中。湖廣某藩王是夕夢一僧闖宮入曰。我杭州資福廟僧來爲王

子。王視其手執燈籠有八字。瞭如驚寤。報生世子矣。特遣尉至杭物色其事。則僧逝之夜。卽王夢之夕。此所稱福因厚重。奪舍以逝者耶。出新異錄

明萬曆間。楚高衲寒灰。諷經虔肅。句字清和。聞見竦然。起敬。嘗於天皇寺以香水金末和墨寫金剛經。至第十六分。一夕忘點燈。几上若有微光。作楷書經。直達子夜。偶腹饑思食。起憶燈燭。則眼前黑暗矣。驚呼同房僧取火視之。字畫莊嚴更勝平時。手筆按保寧勇禪師云。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福因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

矣。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矣。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矣。出受持果報

明楚中戒僧法禪。發願往廬山建菴修行。至九江。適有西城外王西溪者。欲誦金剛經。聞僧名。卽延請誦。誦期滿三年。奉經資三百兩。後誦畢止。與百金。不能建菴。且所得之財。強半布施。僅持空鉢。偶值分封藩王。舟抵九江。起夫遞送。有富室僱僧充繹夫。時衆舫遇逆風。不能前。獨僧率挽之。舟如駛。且足下騰空尺許。王見驚駭。進詢其故。僧茫昧不知所對。王疑爲妖。欲加刑。僧益恐怖無措。狀王雖欲加刑。而心終異之。

再四詰所從來。僧熟思良久。答曰。貧僧素無他術。惟在王西溪家誦金剛經三年耳。因述前事。王嘆曰。金剛靈應。乃如是哉。遂賜銀三百兩。終其建菴之願。僧受賜後。足不復履空矣。天啓辛酉年。辭入廬山。不知所終。出中馭乘續集

明崇禎如臯縣治北。普度菴僧周淨山。生而胎齋。不願婚娶。晨昏誦金剛經。極其誠信。時年方二十。與兄同居。兄病將革。屬以撫其幼妻及兩襁褓子。因念爪李爲嫌。遂引刀絕陽血去。斗許死。而再生。兄聞之一慟。而絕。淨山躬耕養嫂姪者凡二十年。逮兩姪皆成。

立有室。子母粗安。於是披剃出家。建草菴。爲人講說。
金剛經。別有解悟。人益重之。庚辰歲。會大飢。場竈鳩
衆焚掠。經過其地。皆曰。無驚我。周師卽隣近避兵。雄
竄菴中者。悉得保。全年七十有五。端坐而化。氣絕。良
久。頸骨挺然。不仆。懶菴居士余庚詳紀之。旨宗起曰。
爲兄保。孤引嫌絕陽。如此力量。已徹金剛。大義彼拘
拘。毀形滅性。避兄離母。必謂世法中無佛法。譬如離
波覓水。必無是理。出受持果報
明萬曆間。歸德府城外。水晶菴。有老尼。別號獨目金
剛尼。因嘗以金剛爲業。失一目。名此。天性淡薄。自糲

食粗衣外。人有所遺。盡分贍僧尼之不給者。每開期
會講。善信環集。一士子問曰。金剛經何以有三十二
分。答曰。一以貫之。儒佛皆然。何得許多段落。說偈曰。
佛說金剛妙出羣。一言了悟絕聲聞。有人解得金經
旨。四八何須逐段分。一僧問曰。何以謂之金剛。答曰。
金剛人皆有的。何須恁般問。說偈曰。金剛果信是金
剛。百鍊千槌永不傷。粉碎虛空些子在。祇今惟見佛
毫光。又有人曰。師通曉佛義。何以不現男身。答曰。形
有男女性。無彼此。莫作差等觀。說偈曰。男女何須辨
假真。觀者出現果何人。皮囊脫盡渾無用。試問男身

是女身。隨問隨應。靈敏異常。遠邇皈依者無算。年踰七十。預示化期。鼻端有火。危坐瞑狀而逝。示一偈云。茶毗一去。永歸空著處。尋空便不空。我去我來。仍是我。電光泡影一般同。河南僧祥光述。所見以語居士。余庚者。按六祖聞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豁然大悟。曰。此真空妙有。法性初祖之於慧可。心方紛動。嘗恐未息。諸緣纔息。諸緣又懼。頓成斷滅。息諸緣是無所住。不斷滅是生其心。無住是真空。生心是妙有。六祖悟此。更復何事。獨目尼四偈已透。夜半宗旨矣。出受

持果報

明常州尼僧慧貞。宦族之女。自幼言動不妄。願出家。父母聽之。送入楞伽菴。遂朝夕持誦金剛經。有同菴尼以穢事敗。波及貞。時適患目。因憤恚俱瞽。如是三載。誦經如故。一夜夢金剛神謂曰。汝行無虧。當還爾明。晨起。兩目忽開。歷年九十。無疾坐化。昔崔相公羣問如會禪師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訊曰。既云見性。奈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此尼雙瞳再朗。特明持驗不爽。若論得道。却不在有眼無眼。出金剛靈應

大清金壇孝廉虞庶顏家世忠孝。闔門奉佛。蕭狀頭

陀無意當世生平常課日誦金剛經禮大悲懺丁酉冬以仇家誣陷逮赴金陵衆庶莫不寃之送者多號泣失聲庶顏神情湛如但嘿誦金剛經不輟旣入獄楚毒備嘗庶顏如入禪定但見伍伯紛拏於前極力掠其股脛竟無所傷惟有黑痕數縷堅如頑石而已遂得昭雪庶顏常刻觀世音經勸人持誦免劫旣及於逮人或疑事佛不靈豈知精誠洞徹竟身證金剛不壞體耶子山修甚孝每夜赤身露禱北辰下一時霜凝氷結事解而後已使佛法無憑則山修亦足死孝况庶顏乎

大清吳縣周德聞字君升性至孝年逾五十猶剗股以救親母沒哀毀長齋持金剛經至三年欲滿若干遍禮懺迴向日夕勤渠向苦目眚殆不能視至遍將終豁朕復明人以爲孝感亦經力也有念珠於路散失數粒時思憶之忽於家中地上拾得恰是故物作還珠記益感神力加被課誦靡間

大清王有義蘇州閭門人素行朴厚日持金剛經至順治庚寅已積二十二年矣是年秋鎮帥王燦幕賓與義有舊憐其貧薦領沙船探海實則貿易外洋諸國也八月廿日自老沙出口忽望海中有白布在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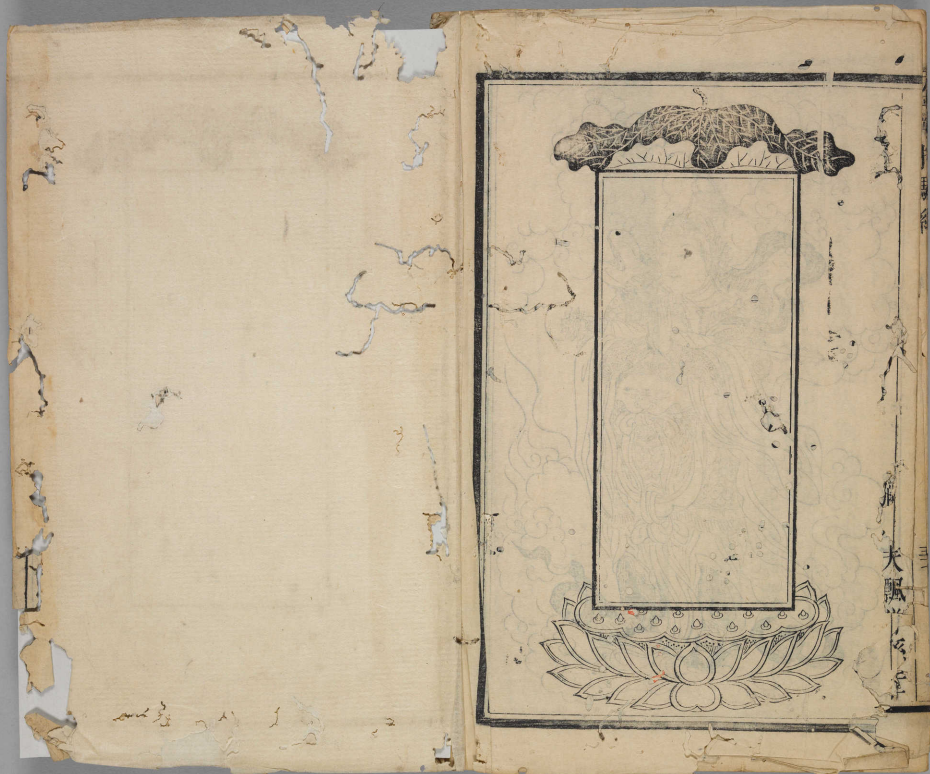
搖曳轉蓬往視。乃遭風舟覆者。尚有五六人。伏抱桅木。將斃矣。救之達岸。入大洋。凡七日。行三千七百餘里。至日本界。地名長岐。脫貨買貨。至來歲二月初十。纔回發漿時。天色晴和。六七日間。約行二千里許。第八日。忽西風大作。浪如山湧。大小桅連。舵盡失。後稍折去一截。漂沒五十六人。時義正坐稍上。忽若有人。提入艙中。未幾風浪略平。衆編佳文席爲蓬。操櫓作舵。始得進口。壬辰四月十八。復過長岐。九月初一日。歸帆將近普陀。衆欲上山修懺。因東南風順。未果。又行近陽山。望見山上。有白氣長數里。咸驚疑未已。忽

起颶風。飛擲篷木如烏鳥。猫鍊悉隨浪去。頃刻船破。溺死一百八十三人。僅活義及徐姓陳姓者三命。抱住白藤。憑浪打上小洋山。明辰偶浮到一木箱內。有火刀石二事。烟艾各一包。第三日又浮到破釜半隻。三人欲烹水飲之。苦海味鹹。不堪用。旁見山石縫中。出小泉。頗清。淡。漸取煮蘆根爲食。數日賴以不饑。但大便閉塞。腹中脹甚。見水涯有草葉長而大。掘之根如蘿蔔。採作羹。頗美食。過腹鳴而泄。神氣覺爽。徐云。此卽吾鄉杜大黃也。共拾薪起烟。望人馳救。半月後。遇張明政巡船。詢知洋商。送上老沙港。三人得保餘

金剛持馬經
生義歸家感金剛神力早暮誦經彌篤夫飄洋係下
命所歸有義本分誠篤之人何爲履此危險向非金
剛救拔不死於五十六人中必死於一百八十三人
中矣徐陳二人要亦有善根故脫此太難歟已亥義
請金剛經於余自述前事因詳詢其顛末而筆之

金剛持馬經
卷下
三





大瓢

子四十八